

(23)

000429

春 溫



執

溫

瘧

痢

疾

濕

熱



春溫痢症三字訣合璧序

黃炎已邈仲景又不復作醫學晦盲至唐宗元明而極至友唐君容川固已辭而闕之矣惟所著方書淹貫中西或頗深邃遂以訓醫家不求便格計唐宋以來方藥為謬殺人最甚者莫如春溫秋痢二症是死有淺頭歌括臨時繙括未易查治先是有友自蜀中來携有成都張子培所著春溫三字訣頗愜余心已早付諸石印獨於痢疾為未嘗明諸家論說俱不足恃因懇容川續成一卷合印濟世昔孟子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今時局多勞吾輩在憂願此刀圭亦名小善竊獲仁術冀拯黎民伏愿醫家急圖交法病家勿更因循實余所厚望焉是為序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夏五月夔門鄧其章謹識

成都張子培先生道咸間名醫以時人往之悞春溫為傷寒履轍相循乃著三字訣刊行向世先生暮生宿草有年矣門人吳士先學博後刊於富順學署光緒壬辰撰此書於上二月九日抵申江適南洋公學內人李紹西以春溫致疾却嗟平紹西少頹子六歲春溫烏是以困之官午不幸未遑馬當風傷早到決日紹西竟死理亡之命矣夫然出所常事况袖海山房印二子卷所刊散布商諸業術術者子培以名諸生精研內經連紹旁披若十年潤乎即心得盡中方蓄起死回生已及僕難敷所願化人君子每易視之黃生幸甚

光緒壬辰上巳

祥符王官午子卿氏題於海上寓次

春溫三字訣

成都張子培先生著

夔門鄧其章雲航校印

溫為病雖分類

後世有風溫濕溫暑溫瘟疫等名方書更創出大頭疔瘡等瘟名愈多治愈亂予所論者風溫也知此則一以貫之矣

當顧名思其義

既曰溫則非寒矣今醫之不能治此由於不識其名耳名且不識從何施治

仲景書發凡例

仲景太陽篇一節為溫病之祖傷寒論中特為提出立論者謂此症與傷寒迥異也不出方者謂書本為傷寒而作論少方少恐其掛一漏萬也論多方多恐其強實壓主也

後之醫仍寒治

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朱丹溪辨焉不精語焉不詳然猶不敢妄用參朮薑附也至張景岳薛立齋輩則妄用矣仍是治寒法也

方藥雜死亡繼

後人九味羌活湯人參敗毒散逍遙散香蘇飲等皆知不敢用麻桂而設似已窺見一斑然而仍用辛溫百治百死不過較用參朮朮者差緩須臾耳

傷心目三字贊

仲景本論祇九十二字字字是溫字字不是寒今人以治寒法治溫百治百死即有身體強壯幸而不死者則有拖延日時傾破家產邪熱久留於臟腑新邪引動於經絡至他年重感亦必身死滔滔皆是喚醒無從予目擊心傷此所以有三字訣之作也

何謂溫溫是熱

既名曰温則非寒也今醫強名此症為寒火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矣
與傷寒殊懸絕

如此辨明而仍以寒法治温病用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小柴胡湯不肯用心甘願殺人者吾知其報在子孫矣行
道者宜何如之兢兢哉

初起時口渴別

傷寒初起不渴温病初起即渴以此分別然温亦間有不渴者但渴者多不渴者少耳

不惡寒惟發熱

仲景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名曰温病共十六字余另有註在後

按漢文簡質此症初起多有微惡寒者斷無不發熱者但二三日則全不惡寒惟發熱矣此症初起間有不口渴者

但二三日斷無不渴矣且傷寒多左手脈大於右手温病脈多右大於左温病初起多兩寸脈大右寸尤盛

附子培註仲景原文單行為原文雙行為子註

張子培曰悟温病者古有劉河間等今有薛生白等然亦未將太陽病温病五字分清夫既曰太陽病矣何得發熱
云云又曰温病今特拈出以見狂瞽者之千慮一得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前有明發熱而渴不惟無必惡寒之症而且不惡寒更加發熱而者雖形似太陽病而實則

其名曰温是即內經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之温病

麻杏湯有神力

用麻黃湯桂枝湯者無論矣用人參敗毒散逍遙散者亦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亦可無論即薛一瓢之前胡桑皮鈎

藤等葉天士之桑葉菊花牛蒡等吳氏祖薛葉二家用銀翹散桑菊飲可謂此症暗室一燈然予以為不如仲景麻

杏石甘一方為如神也故予每用銀翹桑菊二方皆加生麻絨七八分或一二錢功效倍於本方百倍但此症初起

麻黃可用至二三日後舌變胭脂色則風盡化熱矣麻黃斷斷不可用用必危殆以麻黃太熱故也

或銀翹或桑菊

銀翹散為辛涼平劑桑菊飲為辛涼輕劑白虎湯為辛涼重劑吳鞠通法也妥甚以辛涼解表劑

或謂傷寒宜解表溫病忌發汗夫傷寒解表令出外也然則溫病忌汗令內入乎不通之甚蓋傷寒以辛溫解表溫病以辛涼解表解表同而辛溫辛涼大異焉昧昧者無論矣乃高明之家亦出此語甚矣結習之難除也誤辛溫變重病

辛溫辛涼乃此症之生死關頭也時醫略而不講久矣小遷延大殞命

言誤治之害有如此者但近日醫家不究見識之非病家不悟醫人之誤皆曰生死有命吾亦曰生死有命而已口大渴津液傷

此症始終以救津液為主甘寒法也陳修園謂四逆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以附子而救津液雖在傷寒終屬強解况溫病乎今人一見溫病陽極似陰妄引陳氏言竟用薑附着眼着眼或白虎承氣湯

此症若先以辛涼解表繼以苦甘化陰等法無不愈矣因誤治變重非二湯力不能勝雖執飲亦屬陽

間有口大渴而飲熱湯不肯飲冷且畏飲冷更有舌為沸湯起泡者此陽極似陰重症也時醫一見飲熱比皆謂陰症妄投桂附下咽立斃特為拈出切忌切忌

治之法急下良

急以三承氣湯選擇用之或白虎亦有用者但此法祇可用在風溫若別症喜熱多屬陽虛本宜薑附妄用承氣立斃慎之

若謔語舌紅黃

此症全憑驗舌初病多無苔然舌色必紅便宜辛涼解之半表半裡則白入裡則黃甚則黑色難治矣

在包絡非胃腸

傷寒譫語承氣下之邪在腸胃也此症邪在包絡也非一下可解竟用承氣誅伐無過也特為拈出用紫雪清宮湯

輕症清宮湯又清絡湯可愈若重症則不可恃矣須得紫雪

與至寶及牛黃

紫雪至寶丹安宮犀黃丸三方芳香解穢清輕透絡鎮重安神寒涼退熱真此症起死回生神方也至病久氣液損

傷寒傷陽故用甘溫溫病傷陰宜用甘寒又此症之生死關頭也切記切記

宜甘寒補而潤

加復脈湯去薑桂大棗竹葉石膏湯去半夏甚去人參甘寒法也即喻嘉言清燥救肺湯亦可間用若氣液傷損兼大熱譫語是體已虛邪仍實之候最為危險予每用炙草五六錢以大補中氣生地麥冬各一二兩以滋陰脈大黃芒硝各四五錢及七八錢以瀉實邪應手而愈多矣但症危如此必憑脈以驗症脈弦者生脈瀉者死脈弦為陰氣未盡脈瀉為陰血已竭所謂陰症見陰脈是也

即下利二甲症

傷寒下利非白通四逆不能回陽此症下利只用龍牡鎮瀉存陰而已不用溫補也然此就久下利而言故用堵瀉法若在病初身熱口渴下利舌黃胸痞脈數此又溫邪下注大腸之症所謂協熱而利是也當用黃芩葛根桔梗豆卷之屬以升泄溫邪二症辨之不清生死立判矣

變紛更比大概

予所閱歷者有用大黃七八錢芒硝四五錢下至二十餘日而愈者成都府庠生百善叙州府庠生張正是也有先用芒硝大黃三五錢服一劑而病大增次日眾謂藥誤予謂病重藥輕硝黃各加一二倍而愈者鹽署典史林竹齋華陽監生江曉帆是也有病已大減而為寒阻遏下不能通先用理中微加附子一小劑以驅其陰腹痛即止更用

六味湯加大黃以養陰蕩邪一劑而愈者則彭雲峰之長子也有誤汗誤下誤用滋膩誤用苦寒病至十五六日壯熱不解予自遠歸遵喻嘉言先生法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而熱清去十之八九後用回陽法略帶滋陰施治半年餘而愈者則予子小培也按後二法風溫中百凡此者不可勝數蓋此症變遷極速極歧茲不過言其大概然而會心者處處與傷寒對看可即始以見終矣知寒溫能涵蓋

凡病不外陰陽知治傷寒能治陰病矣知治溫熱能治陽病矣雖有陽極似陰陽極似陽陽七陰三陰陽錯雜之不同而理本一貫認的陰陽投無不利矣一切病迎刃解

此二病萬病之綱也綱舉則目張萬殊可歸於一本目張由綱舉一本可發為萬殊即以此症而推彼如吳又可所論之瘟疫是天地之厲氣刀兵饑饉之餘人從口鼻而受者老子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是也其症大寒大熱口渴身痛脈浮洪而數全類傷寒風溫惟初起滿口舌胎白而且厚或有黃色甚則黑矣面如油垢即是症用達原飲如神且非此無以搗銳而攻堅彼陳修園吳鞠通舒馳遠輩竭力嘗詆胡為哉又如疔瘡瘟初起與寒溫同惟頭面疙瘩如無名腫毒然用銀翹桑菊二方加減亦效然不如升降散之靈妙敏捷也又如濕溫初起與前三症亦同但舌上有苔而薄胸膈痞悶口渴不喜飲水即飲水亦不能多受為獨異或四肢骨節麻木酸疼法宜辛涼淡滲如滑石木通杏仁半夏及苡仁厚朴竹葉菊花荆芥之屬秋燥初起以肌膚燥燥神氣衰少為獨異有外感者蘇葉荆芥薄荷玉竹石膏梨皮麥冬貝母之屬無外感者喻氏清燥救肺湯滋液救焚湯之屬法宜辛涼清潤一切外症可由此正面推即一切內症可由此反面推矣但難為不肯用心者望也

附方

麻杏石甘湯 麻黃四錢 杏仁三錢 石膏八錢 生甘草五錢 張子培按分兩必須因病輕重加減不可竟用古法

辛涼平劑銀翹散方 連翹一兩 金銀花一兩 苦桔梗六錢 薄荷六錢 竹葉四錢 芥穗四錢 生甘草五錢 淡豆豉五錢

牛蒡子六錢 右杵為散每服六錢鮮葦根湯煎香氣大出即取服勿過煎肺藥取輕清過煎則味厚而入中焦矣

病重者約二時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輕者三時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蓋肺位最高築過重則過病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藥輕之患故從普濟消毒飲時時輕湯法今亦間有辛涼法者多不見效蓋病大藥輕之故一不見效遂改弦易轍轉去轉遠即不更張緩延至數日後必成中下焦矣胸膈悶者加藿香三錢護膈中渴甚者加花粉項腫咽痛者加馬勃元參衄者去芥穗豆豉加白茅根三錢側柏葉三錢梔子炭三錢咳者加杏仁利肺氣二三日病猶在肺熱漸入裡加細生地麥冬保津液再不解或小便短者加知母黃芩梔子之苦寒與麥地之甘寒合化陰氣而治熱淫所勝張子培曰按此症初起用此方每加麻黃一二錢功效倍捷但三四日後舌變紅黃則不可用矣

桑菊飲方 杏仁二錢連翹一錢薄荷八分桑葉二分苦桔梗二錢黃菊花一錢甘草八分葦根二錢 右水二盞煎

取一盃日二服二三日不解氣粗似喘躁在氣分者加石膏知母舌絳暮熱邪初入營加元參二錢犀角一錢在血分者去薄荷葦根加麥冬細生地玉竹丹皮各二錢肺熱甚加黃芩渴者加花粉

白虎湯方 石膏八錢知母三錢生甘草錢半白粳米四錢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錢酒浸炙甘草二錢芒硝二錢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錢厚朴二錢枳實一錢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錢酒洗厚朴三錢枳實三錢芒硝三錢

紫雪丹 張子培按局方原有黃金百兩更妙 滑石一斤石膏一斤寒水石一斤磁石水煎二斤搗煎後藥 犀角五兩沉香五兩丁香一兩升

麻一兩元參一斤羚羊角五兩木香五兩炙甘草半斤 以上八味並搗剉入前藥汁中煎去渣入後藥 朴硝

硝石 各二片提淨入煎藥汁中煎火煎不住手將柳木攪候汁欲凝再加入後二味 辰砂三兩麝香一兩研細入煎

藥并 合成退火氣冷水調服一二錢

清宮湯 元參心三錢蓮子心五分竹葉捲心三錢連翹心麥冬三錢連翹心二錢犀角尖二錢 加減法熱痰盛加竹

瀝梨汁各五匙咯痰不清加括萎皮一錢熱毒盛加金汁人中黃漸欲神昏加金銀花三錢荷葉二錢石菖蒲一錢

清洛湯 羚羊角三錢川貝母二錢連翹二錢連心麥冬四錢知母二錢石斛二錢青蒿二錢花粉二錢

至寶丹 犀角一兩 硃砂一兩 琥珀一兩 玳瑁一兩 牛黃五錢 麝香五錢 以安息重湯燉化和諸藥為一百丸蠟護

安宮牛黃丸 牛黃一兩 鬱金一兩 犀角一兩 黃連一兩 硃砂一兩 梅片二錢 麝香一錢 真珠五錢 山梔一兩 雄黃一兩

兩黃芩一兩 金箔衣 右為極細末鍊蜜為丸每丸一錢金箔為衣蠟護虛者人參湯下脈實者銀花薄荷湯下每

服一丸兼治飛尸卒厥五癇中惡大人小兒瘧厥之因於熱者大人病重體實者日再服甚至日三服小兒服半丸

不效再服半丸

復脈去薑桂湯 炙甘草六錢 乾生地六錢 生白芍六錢 麥冬五錢 阿膠三錢 火麻仁三錢

竹葉石膏去參半湯 鮮竹葉三十片 石膏八錢 炙甘草二錢 梗米八錢

清燥救肺湯 霜桑葉三錢 石膏二錢 甘草一錢 黑芝麻三錢 人參七分 麥冬一錢 杏仁一錢 真阿膠一錢 枇杷

葉一錢 痰多加貝母血枯加生地黃熟甚加犀角二角

二甲湯 生牡蠣八錢 生龍甲四錢 再加龜板四錢 名三甲湯

達原飲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草菓仁五分 白芍一錢 知母一錢 黃芩一錢 生甘草五分

升降散 白殭蠶二錢 蟬蛻一錢 薑黃三錢 生大黃四錢 細末分四服冷黃酒一盃蜂蜜五錢 沖下

資液救焚湯 生地黃二錢 連心麥冬二錢 生犀角三錢 生薑汁二茶匙 真阿膠一錢 炙甘草一錢 麻仁一錢 柏子仁七

分人參一錢五分 紫石英一錢 滑石一錢 寒水石一錢 五味子三分 右除生地麥冬犀角生薑

四汁及阿膠共八味用名山泉水子培按新及水亦可 四茶盃緩煎至一茶盃半去渣入四汁及膠再緩火畧煎至膠化斟出入

牛黃末五厘 分二三次熱服

張子培曰按諸方不止治一溫病而治溫病者亦不止此數方已也然能由此數方對面旁面側面而會通焉則

謂數方為萬病之權輿可也僅溫病云乎哉不然刻舟求劍即溫病亦一步不可行也

痢症三字訣

蜀天彭唐容川先生著

痢為病發秋天

夔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古名腸癖又名滯下今名曰痢以其下痢而又不爽利也與洞瀉相別天淵四季皆有此症唯秋時此病為更多
金木沴溼熱煎

所以秋時此症更多者蓋五行之序由春入夏為木生火熱氣主事之時也由夏至長夏六月為火生土是為溼土
主事之時熱來蒸濕合氣為暑故六月節名小暑大暑至立秋以後則土來生金溼熱當止故其節名處暑言暑氣
自此止也暑止則熱氣變為涼氣而涼風至矣溼氣變為清氣而清肅下降矣如此則秋金氣旺木火自戢中土不
致受邪矣若其人之肝木太旺遇金來制之而木不受制遏鬱生火則熱氣不退火反尅金金氣不得清肅因之溼
亦不化與熱相蒸蘊結血氣於三焦腸胃之間釀為腐穢膠粘之汁則成痢矣
肝追注故下逼肺收攝故滯塞

人身肝主疎泄疎者條達而上也泄者順利而下也木氣不疎則鬱鬱者草木多而壅遏也木氣太泄則暴注暴注
者泄力太過之故也然使金不與木爭則泄而不斂何至滯塞哉唯當秋金收斂之令肺金不應受邪故金必與木
爭木愈泄金愈收是以逼追艱澇而成其裡急後重也

白氣腐紅血漬

俗以白痢為寒非也白痢只是氣分之熱腐化成汁有如烈日流金燦石也今之治白痢者每用姜桂吳萸而成死
證戒之戒之蓋紅白二色不分寒熱只分氣血而已陳平伯云調氣則後重自愈血和則便膿自除可謂得法

病有脾治肝肺

凡瀉泄之症皆出於腸胃而胃與大小腸又皆統於脾經故此痢症亦無不歸屬於脾者然其到痢之由實不責脾
而責在肝肺肺金不能顧母肝木鬱而尅土以致脾土受邪但當治肝肺則脾經自治

初發熱或惡寒兼疎表柴葛餐

痢症初起而發熱惡寒者乃內有鬱熱外感風寒寒能閉火風能煽熱互相蒸發是生寒熱宜兼疎其表用葛根黃連黃芩湯柴胡荆芥湯或人參敗毒散加黃芩亦效

三五日病歸裏但治內無外駛

痢症在三五日後雖有發熱惡寒等症亦由邪歸腸胃蒸發於外其責專重在內但當清裡裡氣一清則外之寒熱自除不可發表及傷營衛以致津枯血竭也

西醫云腸胃炎膜油腫潰痛兼

中國自宋元後皆不知痢症何故腹痛何故便膿至有以假膿為虛脫以腹痛為中寒者誤人不少唯西醫法將痢症病死之人剖割視之見其腸胃發赤膜油發腫甚則潰爛乃知腹痛便膿之故矣此說似奇實正蓋油膜者脾經所屬也肝火從肝木入膏油蒸發紅腫肺金不能利水水火蘊結在油膜中而油膜又全連腸胃是以腸胃赤腫發痛甚則潰爛與寒中洞泄迥然不同

治白痢主肺氣白虎湯銀菊貴

輕病用銀菊散重者宜白虎湯專清肺金加杏仁厚朴桔梗以利肺氣使不收瀉加白芍黃芩甘草以平肝使肝木不侮脾土不受尅則愈如小便不利再加桑葉滑石外有寒熱者可加葛根

治紅痢主肝血白頭湯守圭臬

白頭翁無風獨搖有風不動一莖直上能引肝氣上達使不下迫則後重自除芩連黃柏大瀉肝火火清血靜則紅痢自止此仲景大法也余嘗用金花湯加炒荆芥地榆歸尾檳榔杏仁白芍青蒿亦是白頭翁湯之意
閉迫甚不得通生大黃暫一攻

世傳黃連黃芩生大黃吳茱萸為治痢霹靂散暫用多效然痢症是蘊釀糾結之邪非剝刮所能除甚有久服大黃而反致死者津血被奪故也唯遇閉迫太甚求通不得者於各藥之中暫加大黃一攻亦常得效

喜開達杏桔蘇蒿荷菊葛麻扶

內閉者宜開下迫者宜達開之當從肺治宜桔梗杏仁貝母以制肺氣使不收瀉也達之當伸肝鬱宜白頭翁柴胡

皆上蒸直上能升清陽唯二藥鮮真者余每用荷葉黃菊老蘇梗葛根天麻代之皆能伸木鬱而解下迫也
喉痛噎是奇恒証多死藥難憑

痢症喉痛氣喘逆者名奇恒利以其異於常痢也是火逆攻肺有立時敗絕之勢仲景云急下之宜大承氣湯然
病此者多死少生

若噤口津液傷不速治腐胃腸

諸病不食皆是中寒唯痢症噤口不食是腸胃熱灼津液不升舌乾咽澀食不得下西醫言人之食皆胃津液吸之
也此症胃津灼枯是以噤不食俞嘉言倉廩湯循名失實朱丹溪石蓮湯依稀彷彿皆不知胃津用事之故也此時
沃焦殺焚若遲不及則腐腸爛胃而死世之用香砂橘半者不知誤殺多人試看噤口必舌上無津液但令津液蓋
過舌心則食即下百驗不爽勿為舊說所誤也

救胃煎開噤湯母利水免津傷

痢症嘔吐是火逆拂鬱宜三黃酒止嘔嘔止即進食此非真噤口也唯不嘔不食舌上無津是為真噤口宜救胃煎
開禁湯大生津液以救腸胃凡泄皆宜利水唯痢症膠結之邪只當滑以去若不可滲利反傷津液也

食已進痢未止宜分消亦利水

痢症不可利水自是一定之法然既服寒涼藥後腸胃中津液已存而利猶不止者亦可兼利小便使濕熱之邪分
消而出蓋不利水者但清其腸胃也而兼利水者是兼清其膜油也且止宜潤利加滑石車前防已木通之類而不
可燥利也醫者知之

痢既愈當補脾喜歸地忌薑芪

痢後當補脾陰宜歸地養榮湯而不當補胃陽故薑桂砂陳朮芪苓附皆非所宜唯用白芍當歸參冬人參玉竹山
藥石斛黃精山萸肉一派滋養脾陰之藥則大能補益令人肥健

若休息痰熱逾時發攻下良

或逾時逾年而又復發名休息痢謂其已休止而又復生息也是痰熱留伏於膜油隱隱之地仲景云宜承氣湯下

之時用黃連末調羊脂服余每用清甯丸日服八分或當歸蘆薈丸多服皆效
痢太久亦變虛佐熱藥寒即祛

痢本無寒症唯泄痢太久亦有轉為虛寒者故仲景有桃花湯烏梅丸以從治之
不後重乃用之辨症者當慎持

但虛滑之症必不後重與熱閉者有別醫者當辨之不可寒熱誤用也

附方

葛根黃連黃芩湯治外感發寒熱并下痢者 葛根八錢黃連三錢黃芩三錢杏仁四錢甘草一錢 此仲景治協熱利下之方也

凡痢症兼外感者當本此意治之用水二盃煎取一盃頓服之如有宿食者可加厚朴一錢枳殼一錢

柴胡荆芥湯痢症有寒熱表裡兼治者 川柴胡八錢要真者不辛散只清香升發而荆芥一錢半竹茹三錢 銀花二錢連翹二錢

白芍三分杏仁三分桔梗三分青木香一錢黃芩二錢甘草一錢 右藥用水三盃先煎各味至四五沸再入荆芥

煎三沸去渣溫服微汗出則外熱自退痢症亦減

人參敗毒散治外感有寒兼發痢者 人參一錢羌活一錢獨活一錢川芎八分川柴胡三錢如無真者前胡二錢 桔梗二錢

苓二錢枳殼一錢生甘草一分 此方今人最尚然皆散寒利水之藥非痢症召合之方也必加黃芩乃能清內熱

再加白芍乃能平肝疎土凡痢初起而外有寒熱者亦可用此發散之用水二盃煎取一盃服之

銀菊散治白痢之輕藥也 銀花三錢白菊三錢連翹二錢生白芍三錢杏仁三錢研 桔梗三錢梔子二錢木香一錢牛蒡子

三錢甘草一錢 用水三茶盃煎取盃半服如有宿食加生大黃五錢

白虎湯 生石膏三錢研 煨石膏三錢研 甘草一錢粳米三錢 再加黃芩三錢白芍三錢杏仁三錢桔梗二錢厚朴一錢

方合痢症有外寒者再加葛根荆芥小便利者再加桑皮滑石此治白痢之良方也

白頭翁湯治紅痢 白頭翁五錢 細葉白毛一莖直上味微苦而氣清香開小黃白色花黃栢三錢黃連三錢秦皮三

錢 用水二盃煎取一盃服最妙白頭翁能平木疎肝息風清火使下迫之氣條達而上也如無此味亦當仿此用

藥乃能解除裡急

金花湯治痢症黃連三錢黃芩三錢黃柏三錢梔子三錢加杏仁三錢檳榔二錢當歸三錢地榆三錢赤芍

二錢荆芥一錢生地三錢青蒿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

霹靂散治痢症生大黃一錢黃連二錢黃芩三錢吳茱萸一錢用水二盃煎取一盃先服半盃得快利即

止勿服如不快利再服一次此藥只可服一二次不可多服

大承氣湯治痢生大黃二錢厚朴二錢枳殼一錢芒硝三錢先煎三味已成後入芒硝一二沸取汁服咽痛嗆略

愈即止再進加減金花湯

三黃酒治痢症黃連一錢黃芩三錢生大黃二錢用好燒酒二盃煎成一盃徐徐咽下如不飲酒者用水一盃

加酒一盃煎服徐咽嘔吐止即勿服

救胃煎治痢生地三錢白芍三錢黃連三錢黃芩三錢玉竹三錢花粉三錢杏仁三錢桔梗二錢石膏四錢麥冬三

錢枳殼八錢厚朴一錢甘草一錢右水三茶盃煎取盃半服必舌上有津液則進食矣

開噤湯治噤口人參二錢麥冬三錢天冬三錢石膏三錢梔子二錢黃連二錢黃芩一錢黃柏一錢生地三錢白芍

三錢當歸三錢射干二錢杏仁三錢枳殼一錢甘草一錢花粉二錢此為治噤口痢之主方生津進食

除腸胃中之炎症力量周到再加白頭翁則詳盡無遺矣

歸地養榮湯 當歸三錢生地三錢山藥三錢麥冬三錢白芍三錢蓮子青心三錢桑葉三錢荷葉三錢石斛三錢玉

竹三錢甘草一錢水二盃煎取一盃痢愈後多服大補益

調味承氣湯 生大黃一錢芒硝二錢甘草一錢水煎二味已成再入芒硝二沸取服得快利即止

桃花湯治虛痢赤石脂一錢糯米五錢乾薑炒黑一錢久煎成湯服之能溫補止澀為虛滑痢之主方不後重下利

者乃用之也觀仲景原文自知

清寧丸治痢生大黃四兩用薄荷拌酒蒸一次去薄荷乾後用去糟米酒半斤好燒酒四兩泡二七日在飯上蒸

一次再攪一次再曬露再蒸乾再加酒至大黃爛如泥為丸每服一錢或五分大便微下則愈

烏梅丸治虛滑久痢烏梅十枚黃連三錢黃柏一錢人參一錢桂枝一錢細辛一錢附子一錢當歸一錢花椒一錢

不後重者

乾薑二錢

右為末用烏梅飯上蒸熟搗和加蜜為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



濕熱條辨

南園薛生白先生著

濕熱症始惡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黃口渴不引飲

此條乃濕熱症之提綱也濕熱病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入太陰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陽三焦病在二經之裏者每兼厥陰風木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陽明太陰濕熱內鬱鬱甚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表裡上下充斥肆逆故是症最易耳聾乾嘔發痙發厥而提綱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諸症皆濕熱兼見之變局而非濕熱病必見之正局也始惡寒者陽為濕遏而惡寒終非若傷寒於表之惡寒後但熱不寒則鬱而成熱反惡寒矣熱甚陽明則汗出濕蔽清陽則胸痞濕邪內甚則舌白濕熱交蒸則舌黃熱則液不升而口渴濕則飲內留而不引飲然所云表者乃太陰陽明之表而非太陽之表太陰之表四肢也陽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故胸痞為濕熱必有之症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其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寒水之腑主一身之表風寒必自表入故屬太陽濕熱不必盡從表入故可不必由太陽況風寒傷營衛營衛乃太陽所司表濕傷肌肉肌肉為陽明所主寒濕之屬太陽者以太陽為寒水同氣相求也濕熱之屬陽明者以陽明為中土火化從陽也濕熱之邪從表入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陽明為水穀之海太陰為濕土之臟故多由陽明太陰受病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府即三焦之門戶一身之半表半裏也邪由上受直趨中道故病多歸膜原要知濕熱之邪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溫病乃少陰太陽同病濕病乃陽明太陰同病也而提綱中言不及脈者以濕熱之症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各隨症見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後眼目也

濕熱之症陽明必兼太陰者人徒知臟腑相連濕土同氣而不知當與濕病之必兼少陽比例少陰不藏木火內燔風邪外襲表裏相煽故為濕病太陰內傷濕飲停聚客邪再至內外相引故病濕熱此皆先有內傷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臟之謂若濕熱之症不挾內傷中氣實者其病必微或有先因於濕再因飢飽勞役而病者亦屬內傷挾濕標本同病然勞倦傷脾為不足濕飲停聚為有餘所以內傷外感孰多孰少孰實孰虛又在臨症權衡矣

濕熱症惡寒無汗身重頭痛濕在表分宜藿香香薷羌活蒼朮皮薄荷大力子等味頭不痛者去羌活身重惡寒濕遏衛陽之表症頭痛必挾風邪故加羌活不獨勝濕且以祛風

此條乃陰濕傷表之候
濕熱症汗出惡寒發熱身重關節疼痛濕在肌肉不為汗解且滑石大豆卷茯苓皮倉朮皮藿香葉鮮荷葉白通草桔梗等味

不惡寒者去蒼朮皮

此條外候與上條頗同惟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乃濕邪初犯陽明之表故暑見惡寒及至發熱惡寒當自罷矣用藥通陽明之表而即清胃脘之熱者不欲濕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濕邪之浸透下走耳

此條乃陽濕傷表之候

濕熱症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牽引拘急甚則角反張此濕熱侵入經絡脉隧中宜鮮地龍秦九威靈仙滑石蒼耳子絲瓜藤海風藤酒炒川連等味

此條乃濕邪挾風邪者風為木之氣風動則木張乘入陽明之絡則口噤走竄太陰之經則拘攣故約不獨滲濕重用煨風一則風約能勝濕一則風約能疎肝也選用地龍諸藤者欲其宣通脉絡耳

或問仲景治瘧原有桂枝湯加枳實根及葛根湯二方今用之不應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耶即今之瘧者與厥相連仲景不言及厥豈金匱有遺文耶余曰非也約因病用病原既異治法自殊傷寒之瘧自外來症屬太陽治以散外邪為主濕熱之瘧自內出波及太陽治以熄內風為主蓋三焦與肝胆同司相火中焦濕熱不解則熱甚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火動則風生而筋攣脈急風煽則火熾而識亂神迷身中之氣隨風火上炎而有升無降常虛盡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內經所謂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暴厥者是也外竅經脉則成瘧內併膻中則為厥瘧厥并見正氣猶存一綫氣得復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所以瘧之與厥往往相連傷寒之瘧自外來者豈有是哉

暑月瘧症與霍亂同出一源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陽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脉絡則反張是名瘧但瘧症多厥霍亂少厥瘧症風火開鬱鬱則邪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解不致循經內走故少厥此瘧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瘧症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煽則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乃濕化邪由濕而停留則滯及諸筋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瘧與厥之遺禍也瘧之攣急乃濕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濕瘧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攣總由濕熱與風清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濕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濕少則風乘三焦而瘧厥厥而不及者死胃液枯乾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之津液所關可不鉅哉厥症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升者熱邪內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

濕熱症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瘧神昏譫語或笑邪灼心胞營血已耗宜犀角羚羊角連翹生地元參銀花露鈎藤鮮薑蒲

上條言瘧此條言厥濕邪暑邪本傷陽氣及至熱極逼入營陰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胞受灼神色昏亂用約以清熱救陰泄邪平肝為務

濕熱症發瘧神昏笑妄脈洪數有力開泄不效者濕熱蘊結胸膈宜仿涼膈散若大便數日不通者熱邪閉結腸胃宜仿承氣微下之例

此條乃陽明實熱或上結或下結清熱泄邪止能散絡中流走之熱而不能除膈中蘊結之邪故陽明中之邪仍假陽明為出路也

濕熱症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瘧厥熱邪充斥表裡三焦宜大劑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參銀花露葉草金汁鮮薑蒲等味

此條乃瘧厥中之最重者上為胸悶下挾熱痢斑疹瘧厥陰陽皆困獨清陽明之熱救陽明之液為急務者胃液不存其人必自焚而死也

濕熱症寒熱如瘧濕熱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朴檳榔草果藿香六一散蒼朮半夏乾薑蒲等味

瘧由暑熱內伏秋涼外束而成若夏月腠理大開毛竅疎通安得成瘧而寒熱有定期如瘧之發作者以膜原為陽明半表半裏也濕熱阻遏則營衛氣爭症雖如瘧不得與瘧同治故仿吳又可達原飲之例蓋一由外涼來一由內濕阻也

濕熱症數日後脘中微悶知飢不食濕邪蒙繞上焦宜藿香葉薄荷葉鮮枇杷葉佩蘭葉鮮荷葉蘆根冬瓜仁等味

此濕已解餘邪蒙閉清陽胃氣不舒宜用極輕清之品以宣上焦陽氣若投味重之劑是與病情不相合矣

濕熱初起亦有脘悶懊懷汗出口渴眼欲閉時譫語濁邪蒙閉清陽在上焦者宜用枳殼梗淡豆豉生山梔涌泄法若投輕劑又與病情不相值矣此說須與第九第十兩條參看同一邪在上焦而第九條屬虛此說屬實且全一實症而第十條邪在中焦此說邪在上焦臨證者當慎之

濕熱症初起發熱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濕伏中焦宜藿梗蔻仁杏仁枳殼梗鬱金蒼朮厚朴草果半夏乾薑蒲六一散佩蘭葉等味

濁邪上干則胸悶胃液不升則口渴病在中焦故多開中焦氣分之藥

此條多有挾食者宜加瓜蒌查肉萊菔子舌根現黃色即是挾食症

濕熱條辨

濕熱症數日後自利溺赤口渴濕流下焦宜滑石猪苓茯苓澤瀉車前通草等味

下焦屬陰太陰所司陰道虛故自利化源滯則溺赤脾不轉津則口渴總由太陰濕勝故也濕滯下焦故獨以分利為治
此條藥味獨分利然症兼口渴胸痞須佐入桔梗杏仁大豆卷開泄中上源清流自潔矣不可不知
以上三條俱濕重熱輕之候

濕熱之邪不自表入故無表裏可分而未嘗無三焦可辨猶之河間治消渴以三焦分者是也夫熱為天之氣濕為地之氣熱

得濕而熱愈熾濕得熱而濕愈橫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交合其病重而速濕多熱少則蒙上流下當三焦分治若濕

熱俱多則下閉上壅而三焦俱病矣猶之傷寒門一陽合病三陽合病是也蓋太陰濕化三焦火化有濕無熱心能蒙閉清

陽或阻於上或阻於中或阻於下濕熱一合則身中少火悉化為壯火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而為虐者哉所以上下充斥

內外煎熬最為酷烈兼之木火同氣表裡分司再引肝風痙厥立至胃中津液幾何其能供此交征乎至其所以屬陽明者

以陽明為水穀之海鼻入氣口食味悉歸陽明邪從鼻口而入則陽明為必由之道路也其始也邪入陽明早已先傷其胃

液其繼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資於胃液司命者可不為陽明顧慮乎哉

或問木火同氣熱盛生風以致痙厥理固然矣然有濕熱之症表裏極熱不痙不厥者何也余曰風木為火熱引動者原因木

氣素旺肝陰先虧內外相引兩陽相煽因而頸張若肝腎素優並無裏熱者火熱安能招引肝風也耶試觀小兒一經壯熱

便成痙瘓者以純陽之體陰氣未足故肝風易動也

濕熱症舌遍體白口渴濕滯陽明宜用辛開如厚朴草果半夏乾薑藿香等味

此濕邪極盛之症口渴液不上并非有熱也辛泄太過即可變而為熱而此時濕邪尚未溫熱故重用辛開使上焦能通津液

得下也

濕熱症舌根白舌尖紅濕漸化熱餘濕猶滯宜辛泄佐清熱如蔻仁半夏乾薑藿香大豆卷連翹萊菔豆蔻等味

此濕熱參半之症而燥濕之中即佐清熱者亦所以存陽明之液也

上二條馮驗舌以投劑極為臨症時要訣蓋舌為心之外應濁邪上薰心肺舌胎因而轉移

濕熱症初起即胸悶不知人昏亂大呼痛濕熱阻閉上中二焦宜草果檳榔鮮薑藿香六二散元荈各重用或加皂角地漿水煎

此條乃濕熱俱重之候而去濕藥多清熱藥少者以病邪初起即閉不得以辛通散邪為急務不欲以寒涼凝滯病機也
濕熱病四五日口大渴胸痞欲絕故嘔不止脈細數舌光如鏡胃液受劫膽火上沖宜西瓜汁金汁鮮生地汁甘蔗汁磨服

金木香香附烏藥等味

此營陰素虧木火素旺者今木乘陽明而耗其津液幸無飲邪故一清陽明之熱一散少陽之邪不用煎者取其氣之全耳
濕熱症嘔吐清水或痰多濕熱內留木火上逆宜溫膽湯加味如瓜蒌碧玉散等味

此素有痰飲而陽明少陽同病故一以滌飲一以降逆與上條嘔同而治異正與合參
濕熱症嘔噎不止晝夜不差欲死者肺胃不和胃熱移肺肺不受邪也宜用川連四分蘇葉三分兩味煎湯呷下即止

肺胃不和最易致嘔胃熱移肺肺不受邪還歸於胃必用川連以清濕熱蘇葉以通肺胃投之立愈者以肺胃之氣非蘇葉不能通也分數輕者以輕劑恰合上焦之病耳

濕熱症效嗽晝夜不安甚至喘而不卧者暑邪入於肺絡宜葶藶六一散枇杷葉等味
人但知暑傷肺氣則氣虛而不知暑傷肺絡則肺是葶藶引石膏直瀉肺邪則病自除

濕熱症十餘日大勢已退惟口渴汗出骨節痛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湯泡於木隔一宿去米煎飲
病後濕邪未盡陰液已損故口渴身痛此時救液則助濕治濕則劫陰宗仲景麻黃沸湯之法取氣不取味走陽不走陰佐以

元米湯養陰逐濕兩擅其長也

濕熱症數日後汗出熱不除或瘧或頭痛不止者營陰大虧厥陰風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荊子鈎藤元參標養營為本
濕熱症胸痞發熱肌肉微疼始終無汗者腠理暑邪內閉宜六一散一兩薄荷三四分泡湯調下即汗解

濕熱發汗昔賢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愈蓋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復有得汗始解之法臨症者當知變通焉
濕熱症按法治之數日後忽吐下一時並至者中氣虧損升降悖逆宜生谷芽蓮心扁豆米仁半夏甘草茯苓等味升降悖逆

法當和中猶之霍亂之用六和湯也若太陰傷其中氣不支非理中不可
濕熱症十餘日後左關弦數腹時痛時圍血肛門熱痛血液內燥熱邪傳入厥陰之陰宜微白頭翁法熱入厥陰而下痢即不

圍血亦當宗仲景治熱痢法若更逼入營陰者得不用白頭翁湯涼血而散邪乎設熱入陽明而下痢即不圍血又宜宗仲
景治下痢而譏語用小承氣湯之法矣

濕熱症十餘日後尺脈數下痢或咽痛口渴心煩下泉不足熱邪直犯少陰之陰宜微豬膚涼潤法
同一下病有厥少之分則藥有寒涼之異然少陰有便膿血之候不可不細審也

濕熱症身冷脈細汗泄胸痞口渴渴苦白濕中少陰之陽宜人參白朮附子茯苓益智等味

肥胖氣虛之人夏月多有是病

此條濕邪傷陽理合扶陽逐濕口渴為少陰症烏得妄用寒涼耶

暑月為陽氣外泄陰氣內耗之時故熱邪傷陰陽明消燥宜清宜滋太陰苦因濕濁瀰漫宜溫宜散古法最詳醫者鑒諸

濕熱症按法治之諸症皆退惟目眩則驚悸夢惕餘邪內留胆氣不舒宜酒浸郁李仁姜汁炒桑仁猪胆皮等味滑可去着郁

李仁性最滑脫古人治驚後肝系滯而不下始終目不瞑者用之以下肝系而去滯此症借用良因濕熱之邪留於胆中胆

為清淨之府藏而不瀉是以病去而內留之邪不去蘇則陽氣行陰胆熱內擾肝魂不安用郁李仁以泄邪必用酒浸者酒

入於胃先走於胆也棗仁之酸入肝安神而製以姜汁者安神又兼散邪也

濕熱症曾開泄下奪惡症宜早獨神思不清倦語不食滿數唇齒乾胃氣不舒肺氣不布元神大虧宜入參冬冬內生谷芽川

石斛木瓜生甘草鮮蓮子等味

開泄下奪惡症皆平正亦大傷故火症多氣虛之象理合清補元氣若用膩滯陰藥去生便速

濕熱症四五日勿大汗出手足冷脈細如絲欲絕口渴莖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語亮乃汗出過多衛外之陽暫亡濕熱之邪

仍結一時表裏不通脈故伏非真陽外脫也宜五苓散去朮加滑石酒焯川連生地芪皮等味

此條脈症全似陽之候獨於舉動神氣得其真情噫此醫之所以貴識見也

濕熱症發瘧神昏獨足冷陰縮下體外受客寒仍從濕熱治只宜辛溫之品煎湯薰洗陰縮為厥陰之外候合之足冷全似虛

寒矣乃諦觀本症無一屬虛始知寒客下體一時營氣不達不但症非虛寒併非上熱下寒之可擬也仍從濕熱治之又何

疑耶

濕熱症初起壯熱口渴脘悶懷腹欲閉時譫語濁邪蒙閉上焦宜瀉泄用枳壳桔梗淡豆豉生山梔無汗者加葛根

若病退後脘中微悶知飢不食是餘邪蒙繞上焦法宜輕散此則濁邪蒙閉上焦故懷腹脘悶眼欲閉者肺氣不舒也時譫語

者邪逼心胞也若投輕劑病必不除經云高者越之用梳梳湯瀉泄法引胃脘之陽而展心胸之表邪從吐散

濕熱症經水適來壯熱口渴譫語神昏胸腹脹或舌無苔脈滑數邪陷營分宜大劑犀角紫草茵陳根骨伸連翹銀花露鮮薑蒲

等味熱入血室不獨婦女男子亦有之不必涼血并須解毒然必重劑乃可奏效熱症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營分走

竅欲瀉宜大劑犀角生地丹皮赤芍連翹紫草茵陳根骨伸連翹銀花露鮮薑蒲

熱逼而上下失血汗血勢極危而猶不即壞者以毒從血出生機在是大進涼血解毒之劑以救陰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
血止後須進參苓善後乃得

濕熱症七八日口不渴聲不出與飲食亦不却默默不語神識昏迷進辛香涼泄芳香逐穢俱不效此邪入厥陰主客渾受宜
倣吳又可三甲散醉地鼈蟲醋炒鼈甲土炒川山甲生天蟲柴胡桃仁泥等味

暑濕雖傷陽氣然病久不解必及於陰陰陽兩困氣鈍血滯而暑濕不得外泄遂深入厥陰絡脉凝滯使一陽不得萌動生氣
有降無升心主阻遏靈氣不通所以神不清而昏迷默默也破滯通瘀斯絡脉通而邪得解矣

濕熱症口渴胎黃起刺脉往數囊縮舌硬謔語昏不知人兩手搐搦津枯邪滯宜鮮生地蘆根生首烏鮮稻葉等味若脉有力
大便不通者大黃亦可加入胃液刻奪熱邪內據非潤下以泄邪則不能故倣承氣之例以甘涼易苦寒正恐胃氣受傷胃
液不復也

溫熱病大意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當分四氣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熱苦寒之貽害進使溫熱之旨蒙昧不明醫門缺典莫此甚焉余不敏博覽群書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急講也內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時嚴寒陽氣內斂人能順天時而固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為三焦之別使亦得固腠理而護皮毛雖當春合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外瀰淪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是內經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時者以冬為水旺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為冬於人為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而陽內有習坎之象故言歸重於冬非謂冬宜藏而他時可不藏精也即春必病溫之語亦是就近指點總見裏虛者表不固一切時邪皆易感受學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時六氣之為病矣昔王叔和云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熱致來後人翻駁何不云腎精不藏之人至春易病溫至夏易病暑熱便能深入理澤矣內經又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註家咸謂冬令閉藏寒邪伏於腎中病不即發至春陽氣大泄內伏之寒邪隨升令而外達天來錢氏已大非其說矣謂冬傷於寒者乃冬傷寒水之藏即冬不藏經之互詞何得以寒邪悞解夫寒邪凜烈中人即病非比暑濕之邪能伏處身中故內經曰風寒之中人也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況腎為生命之根所關至大要有寒邪內入相安無事直待春時始發之理錢氏此說獨開生面先得我心蓋曉然於溫邪之為病由於腎精之不藏矣非特此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風有傷濕有熱病有濕溫夫統此風寒濕熱之邪而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藏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獨是西北風高土燥風寒之為病居多東南地卑水濕濕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濕熱傷氣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暖也熱也非寒邪之可比也風邪外束則曰風溫濕邪內侵則曰濕溫縱有微寒之兼襲不同粟烈之嚴威是以發表於辛涼不宜幸熱清裏宜瀉熱不當逐熱蓋風不兼寒即為風化濕雖化熱終屬陰邪自昔仲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伎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投以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

風溫為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欬嗽煩渴此風熱症之提綱也周禹載曰溫邪伏於少陰而達於少陽此雖宗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旨其實誤解內經也無論春溫冬溫總屬暴感時氣豈是少陰伏邪不過因少陰真氣先虧溫襲易於湊襲耳其病多在春冬而不在夏秋者以夏秋為暑濕熱三氣蒸動之時多病濕溫濕令蒸淫風氣不勝濕氣也惟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暖多風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衛氣人身之中肺主衛又腎為衛氣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內外有異形而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為或有之症而熱渴欬嗽為必有之症也三復仲景書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症辨傷寒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為溫病叙症也再則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因於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可知仲景復申之曰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劫液後變現之症非溫病固有之症也續云若被下者則視失溲若被火者發黃色劇則如驚癇狀時瘳瘳若火薰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則亦止詳用下用大之變症而未言風溫本來之現症也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為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為溫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風溫為燥熱之病燥則傷陰熱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為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為逆矣用是不辭僭越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叙症施治列為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風溫症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涼解表邪風屬陽邪不挾寒者為之風溫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畏風邪鬱肌表肺胃內應故欬嗽口渴苔白邪留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

風溫症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大力桑皮連翹廣皮竹葉之類涼泄裏熱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為主治
風溫症身灼熱口渴大渴欬嗽煩悶譫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川貝連翹麥冬川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

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燦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症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與風火相煽走竄胞絡之虞風熱症身熱欬嗽口渴下痢苔黃譫語胸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中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薑豆卷甘草廣皮之屬以

升泄溫邪

大腸與肺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逼下法大腸則下痢治之者宜清泄溫邪不必高於治痢按仲景傷寒論中有下痢膿語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一症此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古燥苔黃刺及腹滿痛症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痢是風熱內迫雖有膿語一症仍是無形之熱蘊蓄於中而非實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也

風溫症熱久不愈效嗽唇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栗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濕發為風疹用大力荊介防風連翹廣皮甘草之屬涼解之

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舊有伏濕者風熱之邪與溫熱相合留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為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濕熱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必脈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

風溫症身熱效嗽口渴胸痞頭目張大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絡當用荊芥薄荷連翹元參大丸青黛馬勃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

此即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主治然風熱壅遏致絡氣不宣頭腫如斗終不若做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滌熱為佳

風溫症身大熱口大渴目赤唇腫氣粗煩燥舌絳齒板痰效甚至神昏譫語下痢黃水者風溫熱毒深入陽明營分最為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赤芍丹皮麥冬紫草川貝中黃之屬解毒提斑間有生者

此風溫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上下內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氣體壯實者猶可挽回否則必壞風溫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痛臥起不安手足厥冷泄瀉脈伏者熱毒內壅絡氣阻遏當用升麻黃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

此風溫毒之壅於陽明氣分者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分未入營陰故可升散而愈

風溫症身熱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眠睡鼻鼾語難出脈數者溫邪內逼陽明津液劫奪神機不運用石膏知母

麥冬半夏竹葉甘草之屬泄熱救津

息軀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熱邪內灼胃液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滲諸陽灌諸絡是以筋骨懈怠機關失運急用甘涼之品以清熱濡津或有濟而群隊寒涼中雜以半夏者以燥熱之邪與寒涼之品格而不入必用半夏之辛燥以反佐同氣相求使藥氣與病邪不致如水火之不相射所以金匱麥冬湯竹葉石膏湯內古人恒並用也風溫症身熱痰欬口渴神迷手足痿痺狀若驚癇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金囚木旺當用羚羊川貝青蒿連翹麥冬知母鉤藤之屬以息風清熱

肺屬金而畏火賴胃津之濡養以肅降令而溉百脈者也熱邪內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資木為火之母子能令母實火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是以筋脈失養風火內旋痰癇驚癇在所不免即俗云發症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為主治

風溫症熱渴煩悶昏瞶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竄心胞絡當用犀角連翹焦遠志鮮石菖蒲麥冬川貝牛黃至寶之屬泄熱通絡

熱邪極盛與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胞逼亂神明閉塞絡脈以致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

熱邪極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胞逼亂神明閉塞絡脈雖是喻嘉言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然熱極似水一派烟霧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烟塵中口鼻皆燥非雨解不能散其勢若入溫熱處則人當燥悶死矣且溫熱多燥辛香之品盡是燥燥與熱鬥立見其敗且心神為熱邪蒸圍非閉塞也有形無形治法大異遇此每在敗時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極明雄黃一兩研極細入銅勺內又研提淨牙硝六錢微火鎔化撥勻如水時急濾清者於碗粗渣不用凝定此丹竈家秘製也凡遇前症先用陳雨水十碗內取出一碗煎木通一錢通草三錢傾入九碗冷水內又取犀角磨入三錢或旋摩旋與亦可每碗約二三分再將製雄挑二三釐入碗冷與服時時進之能於三日內進之盡必有清痰吐出數碗而愈十救七八蓋此症死期最緩而醫人無他法用每每付之天命牛黃清心而已可勝長歎

濕溫症條例

濕溫症始惡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苔白或黃口渴不引飲此濕溫症之提綱也濕溫症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中氣

實則症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在太陽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陽三焦病在二經之裏者每兼厥陰風木以少陽厥陰同
司相火濕本土化鬱而生熱即兼火化故是症最易耳聾乾嘔發瘧發厥而提綱中不言及者因以諸症皆非濕熱症始
生之正局實乃濕熱病必有變局也始惡寒者陽為濕鬱而惡寒終非若寒傷於表之惡寒後但熱不寒則久鬱成熱反
惡熱矣陽不衛外則汗出濕擾清陽則胸痞濕霧上騰則舌白與熱相蒸則苔黃熱極液則不升而口渴濕盛則飲內留
而仍不引飲然所云表者乃陽明太陰之表而非太陽之表太陰之表四肢也胸中也陽明之表胸中也肌肉也故胸痞
為濕溫必有之症而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其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主一身之表風寒必自表入故屬太陽
濕熱不盡從表入故不由太陽沉風寒傷營衛營衛乃太陽所司表濕傷肌肉肌肉為陽明所主其有寒濕而亦留太陽
者以太陽為寒水同氣相求也熱濕之必歸陽明者陽明中土火化從陽也寒濕之邪每傷形熱濕之邪恒傷氣故寒濕
附太陽治多辛熱熱濕布三焦治用辛涼要之濕溫為病不特與傷寒不同亦且與風濕亦異風濕乃脾胃受病病必欬
嗽煩渴濕溫乃脾胃受病病必身疼胸痞一為燥濕一為濕熱也而提綱中不及言脈者以濕熱之邪脈無定體或洪或
緩或伏或細各隨症現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印定後人眼目濕熱之病陽明必兼太陰者人徒知臟腑相連濕土
同氣而不特此也蓋脾本為胃行津液若脾氣健運布水精上輸於肺下輸膀胱縱有濕邪安能著留惟是飢飽勞役
先傷中氣或生冷炙煇內賊太陰以致健運失司濕飲停積客邪再至遏伏氣機病則倦怠痞悶有必至者此皆先有內
傷再感外邪非由腑及臟之謂至於所感之邪為暑為濕為熱為風或從內或從外又在治病者之臨症時權衡矣惡寒
無汗身重頭痛胸痞腰疼濕在表分宜羌活葛根六神麴蒼朮廣皮枳殼等味頭不疼去羌活

身重惡寒濕遏衛陽之表症然頭為諸陽之首頭痛必挾風邪故用羌活不獨勝濕兼以祛風而此條總是陰濕傷表
之候

汗出惡寒發熱身重關節疼胸痞腰痛濕在肌表不可汗解宜滑石豆卷茯苓皮蒼朮皮神麴廣皮等味若汗少惡寒者
加葛根

此條外候與上條頗同而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乃濕邪初犯陽明之表故畧見惡寒及至發熱則惡寒當自罷矣
用藥通陽明之表而即清胃腕之熱使濕邪不致上壅化熱而欲其因溼下走耳此乃陽濕傷表之候然藥濇利其小
便之不利可知矣

濕溫病發熱汗出胸痞不知飢口渴不喜飲舌苔滑白者濕初內伏蒙閉清陽宜菴仁藿香桔梗枳殼鬱金六一萬蒲
佩蘭等味

濁邪上蒙則胸痞胃液不升則口渴病在上焦故用辛香氣分之藥開泄上焦

濕溫症身熱而赤胸痞口渴時或譫語舌苔黃澀汗出濕伏中焦蘊化為熱宜神麩豆卷連翹廣皮草薢滑石等味濕邪
內伏鬱久化熱甚至譫語如夢舌苔黃溫是太陰之濕與陽明之熱相合矣倘仍用辛溫開泄之法轉燥胃津而助熱
邪矣故宜運脾逐濕涼泄熱邪

凡濕溫症憑驗舌以投劑之為要訣

濕溫症其熱口渴胸痞自利溺澀此濕流下焦宜神麩廣皮滑石猪苓草薢茯苓等味

濕下注故自利化源滯故溺澀脾不幹津口渴胸痞濕滯於下故從分利

濕熱之邪不自表入故無表裏之分而未嘗無氣血與三焦可辨醫者不能分析一概混治雜投無當病情徒傷正氣
矣今論濕熱病機而得一暢其旨夫熱為天之氣濕為地之氣熱得濕而彌熾濕得熱而愈張故濕熱兩分其病輕而
緩濕熱交合其病重而速然此論夏月濕熱交蒸之邪非為人身中之濕鬱化熱者言也是以有濕無熱或濕鬱生熱
止蒙閉清陽惟是濕熱並集則身中火火悉成壯火而三焦相火有不起而為暴者或養之木火同氣表裏分司引動
肝氣瘧厥立至胃中津液幾何而能供此交爭乎至於濕熱之邪所以必屬陽明者以陽明為水穀之海鼻食氣口食
味悉歸陽明邪從口鼻而入則陽明為必由之道路也其始也邪入陽明無有不耗其胃液其繼也邪盛三焦更欲取
資於胃液司命者可不深為陽明顧慮哉

或謂木火同氣熱甚生風以致瘧厥理固然矣然有濕熱病表裏極熱不瘧不厥者何也余曰風木為火熱引動者原
因木火素旺肝陰先虧內外相引兩陽相得因而動張若肝胃素充本無裏熱者火熱安能招引肝風哉試觀產婦及
小兒家一經壯熱便成瘧瘵者以失血之後及純陽之體陰氣未充故肝風易動也

或問曰亦有陰氣素虧之人病患濕熱甚至瘧疹外現入暮譫語昏迷而不瘧不厥者何也答曰此病邪自甚於陽明
之營故分由上腕而薰胸中則入暮譫妄邪不在三焦氣分則金不受囚木有所畏未敢起而用事至於瘧屬陽明疹
屬太陰亦二經營分熱極不與三焦相干即不與風木相引也此而瘧厥必胃中津液盡癩耗及心營底肝氣亦起而

其人早已無生理矣

濕溫症壯熱口渴舌苔黃或焦紅發瘧神昏譫語或笑邪灼心胞營血已耗宜連翹犀角羚羊生地元參勾藤鮮薑蒲至寶丹等味

暑濕之邪本傷氣分及至熱極逼入營陰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胞受灼則神昏譫語用藥以清熱救陰洩邪平肝為務

或問余曰仲景治瘧以有汗無汗分剛柔二瘧治用薑桂枝湯及葛根湯二方後人屏而不用豈宜於古者不宜於今耶今之瘧者與厥相連仲景不言暴厥豈金匱有遺文耶余曰非也仲景薑葛二湯乃未瘧時之治法非作瘧後之主方況近世所病之瘧由於濕熱者居多蓋三焦與肝膽同司相火中焦濕熱不解則熱甚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火動則風生而筋攣脈急風煽則火熾而識亂神迷身中之氣隨風火上炎而有升無降常度盡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內經所謂血之與氣併走於上則為暴厥者是也外竅筋經則成瘧內併膽中則為厥內外瀰淪瘧厥遞現正氣猶存一綫則氣復起而醒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故瘧之與厥往往相連也

暑月瘧病與霍亂同出一源風因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窺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拘牽是名瘧但瘧病發厥十有八九霍亂發厥十無一二蓋瘧則風火閉鬱鬱則熱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霍亂則上吐下瀉風火外洩不致循經內竄此瘧與霍亂之分也然瘧病邪瀉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煽也入膽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濕化火得濕而自熄惟風淫脈中而拘攣火增則厥少散則攣又瘧與霍亂之遺禍也瘧之強直乃溫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濕瘧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筋而攣總由濕熱與內風清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濕多風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濕少則風乘三焦而瘧厥厥不返者死胃液乾枯火邪不解也轉瘧入腹者死胃液乾枯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之津液其關於人者顧不鉅哉故厥症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邪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供者熱邪愈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益張總成死候不可不知

濕溫症發瘧撮空神昏笑妄舌苔黃起刺或轉黑色大便不通者熱閉結胃腑宜用承氣湯下之

撮空一症昔賢謂非大實即大虛虛則神明渙散將有脫絕之虞實則神明被逼故多撩亂之象今舌苔黃刺乾澀大

便閉而不通其為熱邪內結陽明實熱顯然矣徒事清熱泄邪止能散絡中流走之熱不能除胃中蘊結之邪故假承氣以通地道然舌不乾黃起刺者仍不可投

承氣用硝黃所以逐陽明之燥火實熱原非濕熱內滯者所宜用然胃中津液為熱所耗甚至撮空捺亂舌苔乾黃起刺此時胃極熱甚胃津告竭濕火轉成燥火故用承氣以攻下承氣者所以承接未亡之陰氣於一綫也濕溫病至此亦危矣哉

或問吳又可治瘟疫一遇舌黃胸腹痞滿者使用大黃攻逐今濕溫用下必遇苔黃乾刺何也余曰此正瘟疫與濕溫之所由分也溫疫感天地之厲氣屬氣必挾時毒故一涉陽明裏症即以逐為主濕溫感天地之常氣常氣未嘗有毒苟非胃家燥實未可輕言攻下也是以溫疫失下有腐腸潰胃之虞濕溫妄下有利不止之變毫釐千里學者參之濕溫症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痲疹胸痞自利神昏痲厥濕熱充斥表裏三焦宜火劑犀角羚羊生地元參連翹丹皮紫草鮮葛蒲等味

此痲厥症之最重者上為胸痞下挾熱利痲疹痲厥陰陽俱困而獨以清陽明之熱救陽明之液為急務者恐胃液不存其人必自焚死也

濕溫症壯熱口渴自汗身重胸痞脈洪大而長者此大陰之濕與陽明之熱相合宜蒼朮石膏知母甘草等味熱渴自汗陽明之熱也胸痞身重太陰之濕兼見矣脈洪大而長知濕熱滯於陽明之經故用蒼朮白虎湯以清熱散熱然此乃熱多濕少之候

按白虎湯仲景用以清陽明無形之燥熱也胃中枯涸者加人參以生津名曰白虎加人參湯身中素有痺氣者加桂枝以通絡名曰桂枝白虎湯而其實意在清胃熱也是以後人治暑熱傷氣身熱而渴者亦用白虎加人參湯熱渴汗泄肢節煩疼者亦用白虎加桂枝湯胸痞身重兼見則於白虎湯中加入蒼朮以理太陰之濕寒熱往來兼集則於白虎湯中加入柴胡以散半表之邪凡此皆熱甚陽明他症兼見故用白虎清熱而復各隨症以加減苟非熱渴汗泄脈洪大者白虎便不可投辨症察脈最宜詳審也

濕溫症濕熱傷氣四肢困倦精神減少身熱氣高心煩滿黃口渴自汗脈虛者用東垣清肺益氣湯主治方用人參黃芪甘草白朮蒼朮神麩青皮升麻乾葛麥冬五味當歸黃柏澤瀉廣皮共十五味

同一熱渴自汗而脈虛神倦便是中氣受傷而非陽明鬱熱清暑益氣湯乃東垣所製方中藥味頗多學者當於臨症時斟酌去取可也

吳鶴皋曰暑令行於夏至長夏則兼濕令矣此方兼而治之炎暑則表氣易泄兼濕則中氣不固黃芪所以實表白木神麩甘草所以調中酷暑橫流肺金受病人參五味麥冬所以補肺斂肺清肺經所謂扶其所不勝也濕熱蒸淫以黃柏澤瀉清其濕熱邪傷陰以當歸和陰清氣不升升葛可升濁氣不降二皮可理營木之用為兼長夏濕也

濕溫症寒熱如瘧舌苔白口不知味濕熱阻遏募原宜厚朴草果神麩半夏蒼木六一散等味

瘧由暑濕伏於內秋涼束於外若夏月腠理大開毛竅疎通安得成瘧而寒熱有定期如瘧之發作者乃邪留募原故耳募原者外近肌肉內近胃府即三焦之門戶而實明陽之半表裏也濕熱阻遏則營衛分爭症雖如瘧不得與瘧同語故做吳又可達原飲之例而瘧門中嚴用和清脾飲亦有參用

濕熱症身熱口苦嘔吐清水或痰多此濕熱內留木火上逆宜溫胆湯加黃連碧玉散

此素有停飲而陽明少陽同病者故一以滌引一以降逆為治溫胆湯中用半夏廣皮茯苓枳實甘草竹茹如加入黃連

名黃連溫胆湯碧玉散即六一散加青黛也

濕溫症四五日大渴胸悶欲絕乾嘔不止脈細數舌光如鏡此胃液被劫胆火上衝宜西瓜白汁鮮生地汁摩眼鬱金丹

藥木香香附等味

此營陰素虧陽明少陽同病者故一救陽明之液一救少陽之邪不用前者取其力之全耳以上兩條同而

濕溫症嘔惡不止晝夜不差欲死者此肺胃不和胃移熱於肺肺不受邪也宜用黃連三五分蘇葉二三分煎服其嘔立

止

肺胃不和最能致嘔人所不知蓋胃熱移肺肺不受邪還歸於胃嘔惡不止若以肝胆之嘔治之則悞矣即漫投生薑半夏亦與病不相值必用黃連以降濕蘇葉以通肺胃則投之立愈以肺胃之氣惟蘇葉能通也分兩用輕者以輕劑

治上焦之疾故耳

濕溫症咳嗽喘逆而赤氣粗晝夜不寧者暑邪入於肺絡宜葶藶子六一散枇杷葉等味

人知暑傷肺氣為氣虛不知暑滯肺絡則肺實葶藶引滑石直瀉肺邪則病自除

余在金匱見業師張友樵治一酒客夏月疾效氣喘夜不得卧服涼藥及開氣藥不效有議用金匱麥冬湯者師診其脈右寸數實此肺實非肺虛也投以人參則立斃矣遂用葶藶_{五錢}滑石_{五錢}煎服立愈明年復感客邪壅遏肺氣喘效復作醫有葶藶進者服之不效反煩悶汗泄師脈右寸浮數口渴惡熱冷汗自出喘急煩悶師曰此熱邪內壅肺氣鬱極是以逼汗外越非氣虛自汗也服葶藶而反煩悶者肺熱極盛與苦寒相拒格也夫肺苦氣上逆本宜苦以泄之而肺欲散又當急食辛以散之與麻杏甘膏湯一劑肺氣得通而喘止汗斂諸症悉平矣 麥冬湯用麥冬半夏人參大棗粳米

暑月熱傷元氣氣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虛而欬者宜人參麥冬五味子等味

此即千金生脈散也與上同一肺病而氣粗與氣短有分則肺實與肺虛各異實則瀉而虛則補一定之理也然方名生脈則熱傷氣之脈虛欲絕可知矣

汪詡庵曰肺主氣肺氣旺則四臟之氣皆旺虛故脈絕氣短也人參甘溫大補肺氣為君麥冬甘寒潤肺滋水清心瀉熱為臣五味酸寒斂肺生津收耗散之氣為佐益心主脈肺朝百脈補肺清心則氣充而脈復故曰生脈也人有將死脈絕者服此能復生其功甚大夏月火旺尅金當以保肺為主清晨服此益氣而却暑也

暑月乘涼飲冷陽氣為陰寒所逼皮膚蒸熱凜凜畏寒頭痛頭重自汗煩渴或腹痛吐瀉者宜用局方香薷飲香薷厚朴扁豆

此感受暑月陰寒之邪名曰陰暑陰邪外鬱故頭重頭痛而畏寒陽氣被遏故蒸熱煩躁而口渴暑必兼濕故自汗內于太陰則吐利故用香薷之辛溫散以陰邪而發越陽氣厚朴之苦溫除濕邪而通行滯氣扁豆之甘淡消暑濕而調和中氣倘無惡寒頭痛之外症即無取香薷之辛香走竅無腹症吐利之裏症亦無取厚朴扁豆之疎滯和中矣故熱渴甚者加黃連以清裏熱名四味香薷飲減去扁豆名黃連香薷飲濕甚於裏腹膨瀉泄者去黃連加茯苓甘草名五物香薷飲若中虛氣怯汗出多者加入黃芪人參白朮廣皮木瓜名十味香薷飲然香薷之用總為陰暑外襲而設不可用以治濕熱傷陽之陽暑也經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後人又謂動而得之為中熱靜而得之為中暑以致後人有謂暑是熱邪者有謂暑是寒邪者紛紛不一不知暑月六陽盡出於地上凡陽氣有餘於外者必不足於中故經謂傷暑之脈多虛原未定其為寒為熱也總陰暑陽暑之辨耳李時珍曰有處高堂大厦而中暑者緣納涼太過飲冷太多

陽氣為陰邪所遏故見頭痛惡寒之症用香茹以發越陽氣散水和脾則愈此正言陰暑也

又云青茹乃夏月解表之藥猶冬月之用麻黃氣虛者不可多服今人謂能解暑用以代茶悞矣

李士材曰香茹為夏月發散之藥其性溫熱只宜於中暑之人若中熱之人誤服之反成大害此言宜於陰暑不宜於陽暑也

濕溫症胸痞發熱肌肉煩疼始終無汗者腠理氣機拂鬱濕熱不能達外宜六一散一兩薄荷葉三四十片泡湯調服即汗解

此濕熱蘊遏氣鬱不宣故宜辛涼解散汗出灌浴之輩最多此患若加頭痛惡寒便宜用香茹溫散矣

濕熱內滯太陰鬱久而為滯下其症胸痞腹痛下墜窘迫膿血稠粘裏急後重脈軟數者宜厚朴黃芩神麩廣皮木香檳榔柴胡煨葛根銀花炭荆芥炭等味

古之所謂滯下即今所謂痢疾也由濕熱之邪由伏太陰阻遏氣機以致太陰失健運少陽失疎達熱鬱濕蒸傳道失其常度蒸為敗濁膿血下注肛門故後重氣壅不化仍數至圓而不能使傷氣則下白傷血則下赤氣血並傷赤白兼下濕熱盛極痢成五色故用厚朴除濕而行滯氣檳榔下送而破結氣黃芩清庚金之熱木香神麩疎中氣之滯葛根升下陷之胃氣柴胡升土中之木氣熱侵血分而使血以銀花炭荆芥炭入營清熱若熱甚於裏當用黃連以清熱大實而痛宜增大黃以逐邪昔張潔古製芍藥湯以治血痢方用白芍當歸黃芩黃連大黃木香檳榔甘草桂心等味而以芍藥名湯者蓋謂下血必調藏血之臟故用之為君不特用其土中瀉木抑且賴以斂肝和陰也然芍藥味酸性斂終非濕熱內蘊者所宜服倘遇痢久中虛而宜用芍藥甘草之化土者恐難任苓連大黃之苦寒木香檳榔之破氣若其下痢初作濕熱正盛者白芍酸斂滯邪斷不可投此雖昔人已試之成方不敢引為後學之楷式也

痢久傷陽脈虛滑脫者真人養臟湯方用人參白朮甘草當歸白芍木香桂肉果栗殼訶子肉

脾陽虛者當補而兼溫然方中用木香必其腹痛未止故兼疎滯氣用歸芍必其陰分虧殘故兼和營陰但痢雖脾疾久必傳腎以腎為胃關司下焦而開竅於二陰也況土為火母欲溫中土之陽必補命門之火若虛寒甚而滑脫者當加附子以補陽不得雜入陰藥矣

痢久傷陰虛坐努責者宜用熟地炭炒當歸炒白芍炙甘草廣皮之屬

裏急欲便坐久而仍不得便者謂之虛坐努責凡裏急屬火居多火性傳送至速鬱於大腸窘迫欲便而便仍不舒故痢疾門中每用黃芩清火甚者用大黃逐熱若痢久血虛血不足則生熱亦急迫欲便但久坐而不得便耳此熱由血虛所生故治以補血為主裏急與後重不同裏急者急迫欲便後重者肛門重墜裏急有虛實之分實為火邪有餘虛為營陰不足後重亦有虛實之異實為邪實下壅虛由氣虛下陷是以治裏急者有清熱養陰之異治後重者有行氣升補之殊虛實之辨不可不明

暑濕內襲腹痛吐痢胸痞脈緩者濕濁內阻太陰宜縮脾飲方用砂仁草菓為豆烏梅葛根甘草

此暑濕濁邪傷太陰之氣以致土用不宣太陰告困益脾土之性喜燥惡濕喜甘惡苦喜香惡臭故用砂仁草菓醒脾逐濕為豆甘草補土和中妙在烏梅葛根一斂一升滌邪安胃兩擅其長斯中氣和而吐利止矣

暑月飲冷過多寒濕內留水穀不分上吐下瀉肢冷脈伏者宜大順散方用乾薑肉桂甘草杏仁

暑月過於貪涼陰暑外襲者有香茹飲陰暑內侵者有大順散夫吐瀉肢冷脈伏是脾胃之陽為寒濕所蒙不得伸越故以乾薑肉桂散寒和胃杏仁甘草利氣清脾然廣皮茯苓仍不可少此即宗仲景治陰邪內侵之霍亂而用理中湯之旨乎

腹痛下痢胸痞煩躁口渴脈數大按之豁然空者宜冷香引子方用附子草菓廣皮甘草冷服

此不特濕邪傷脾抑且寒邪傷腎煩躁熱渴極似陽邪為病惟數大之脈按之豁然而空知其躁渴等症為虛陽外越而非熱邪內侵故以附子為君散寒救陽廣皮草菓理脾逐濕甘草止痛緩中法當冷服者以真寒假熱之病必治以真熱假寒之藥昔人所謂下咽之後冷氣既消熱性乃發庶藥氣與病氣無扞格之虞也

下痢咽痛口渴心煩尺脈數疾者熱邪內耗少陰之陰宜做猪膚涼潤法

寒邪內犯少陰則亡陽如用冷香引子者是也熱邪內犯少陰易亡陰如本條下利者是也少陽之脈貫格上循咽喉熱燥則火邪上逆故咽痛心煩上出舌下陰陽故口渴兼之尺中脈數則下利為熱犯少陰逼液下走無疑是以仲景製猪膚湯用猪膚白蜜白粉但取甘涼潤燥腎陰得和裏熱自息不治利而利自止矣後人用養陰之藥以治痢皆做其意也

下痢腹痛後重時或圓血肚門熱痛脈沈弦者熱邪傳入厥陰血液內耗宜做白頭翁湯法

白頭湯法仲景治厥陰熱利之方也方用白頭翁黃連黃柏秦皮清熱濕而升水火之鬱熱入厥陰而下利圍血者安得不宗其意以涼血散邪耶

濕溫症五六日後忽大汗出手足冷脈細如絲或絕口渴莖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語亮此因汗出過多衛外陽亡濕熱內結一時表裏之氣不相接故肢冷脈伏非真陽外脫也宜五苓去木加滑石黃芪皮

前用冷香飲子症全似陽盛而獨於脈之數大而空知其陽虛此條脈症全似亡陽而獨於舉動神氣中得其病情凡病之陽症似陰陰症似陽者正復不少要在醫者之審察也粗工察此藥味亂投一七下咽神丹莫挽可不慎歟

濕溫症數日後汗出熱不除或瘧忽頭痛不止者營液內耗厥陰風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荊子勾藤元參生地白芍等味此濕熱傷營肝風上逆血不營經而瘧作上升顛頂則頭痛熱勢已緩木氣獨張故瘧而不厥至於投劑以息風為標養營為本也

濕溫症十餘日後大勢已退惟口渴汗出骨節隱痛不舒小便赤澀不利此餘邪留滯經絡宜煎元米泔漬於木絞汁飲之

病後濕邪未盡陰液已傷故生疼口渴此時救液則助濕治濕則劫陰宗仲景麻沸湯之法取氣不取味則走陽不走陰妙在元米泔養陰逐濕兩擅其長

濕熱病默默不語神識昏迷不知所苦與飲食亦不却二便自通諸藥不效者此病不在脾胃而在手厥陰營分凝滯血絡堵塞神明非辛香氣藥所能開泄宜醉地鼈蟲醋炙鼈甲土炒甲片紫胡桃仁泥等味行血通瘀

暑邪本傷心氣間有侵入營中凝瘀絡脈主心阻遏靈機窒塞所以神識不明昏迷默默也用直入厥陰營分之藥破滯通瘀斯絡通而邪亦解矣

以上所載風溫濕溫雖未能盡窮其變然病有虛實之異治有補瀉之殊在氣在血為熱為寒已露一斑苟能引伸三反開發靈機則他山片石未必非攻玉之一助也

察舌

凡邪在表者舌上無胎邪在半表半裏白胎而滑肺主氣而色白又主皮毛故凡白苔猶帶表證仲景以為胸中有寒止宜和解禁用攻下攻下必致結痞有白根黃尖白根黑及半邊胎滑者雖證類不同皆屬半表半裏傳裏則乾燥熱深者黃

熱極則黑也然舌黑實有二種皆死證也有火極似水者為熱極有水來尅火者為寒極細辨之黑色亦自不同熱極者舌是黑色而胎燥或如芒刺寒極者舌是青灰色而胎滑以此辨別最為分曉又傷寒與溫熱病舌色正是不同傷寒自表傳裏舌苔必由白滑而變他色不似溫病熱病熱毒自內達外一發便見黃黑諸胎也故濕熱病稍見黃白胎無論燥潤即宜涼膈散雙解散之類又有感冒屢經汗下消導二便已通而舌上灰黑未退或濕潤或雖不濕亦不乾燥者不可因其濕而誤認為寒妄投薑附亦不可因其不潤而誤與硝黃此因汗下過傷津液其脈必虛微少力急宜救陰為主宜炙甘草湯或六味地黄丸合生脈散滋其化源庶或可生杜清碧三十六舌方三十五舌屬熱惟一舌屬寒大抵熱證為多寒證為少三十六法已覺其煩迨後觀舌法廣至一百有餘真屬蛇足

辨脈

溫熱病之脈多在肌內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誠由津鬱在內故也陽明者大約傷寒始發雖發熱一二日內必不作煩渴左手之脈必緊盛倍於右手溫熱病其熱自內達表必不惡寒而發熱一熱即口燥咽乾而渴右手之脈洪大倍於左手

凡浮診中診之脈浮而有力浮長有力傷寒得此脈自當發汗若溫熱病始發多有此脈切不可發汗乃黃苓白虎之證也凡傷寒始本太陽病發熱頭痛而脈反沈者雖曰太陽而見實太陰之脈故用四逆湯溫之若夫溫病熱病而見脈沈小微弱短濇者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發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足不熱者皆不治正所云陽病陰脈也惟脈沈而見陽明明府證者急用承氣下之不可拘於陽病陰脈例也

此本辨症活人攝入

自叙

余自幼名場奔走困於諸生者二十年矣每思平昔所攻無裨於世乃棄舉子業廣搜岐黃家言朝夕研究迄癸巳夏秋吾鄉
瘧疾盛行醫率投小柴胡湯斃者接踵詢諸醫皆以此為不祧之法久之游於外歷質各郡之負盛名者亦未能明其義心實
歎焉嗣讀古吳葉香巖瘧案若有所得及見海昌王孟英著述乃恍然於曩日醫家執正瘧之治以療時感瘧無惑乎輕病變
重重病至死也於是潛心者又閱四載矣不揣譎陋因述先哲格言參以拙意編為上中下三卷稿凡五易始付梓誠以見聞
未廣就正通方云爾若曰問世則吾豈敢

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仲夏吉日曲阿韓善徵止軒氏書於申江旅次

凡例

一瘧疾尚少專書推明盧子錄有諸瘧論疏泛引經文食古未化夫醫家著述以切用為要茲編不蹈積習務期簡明切當不
事高談以惑人

一靈素金匱等書代遠年湮必多缺誤經中大旨當以意會最忌拘執一字一句曲為之說如盧氏以痰屬陽瘧屬陰實嫌穿
鑿此編理衷一是凡經文不可通處概勿錄以強解

一述前賢諸說或各編首標明姓氏或隨注於每篇夾叙夾議處不敢掠美也

一茲編專為瘧疾而設他病不兼收間有類及者則低一格附於後

一上卷辨晰諸瘧症治分篇暢發似無餘蘊但古說多混雜不清故兼糾其謬以成數則使學者知所適從

一中卷首列病次列症與因及脉並附治法但牝瘧古人皆謂屬實不盡然故無定因可另附其說於牝瘧案後產前產後亦

同此

一下卷先列案後列方則臨症知所變通立方有所取擇統觀全卷諸法略備倘有未盡四海諸賢匡余不逮斯則生民之幸
也夫

瘧疾論目錄

卷上

瘧不專屬少陽

合病

瘧名異同

治瘧不宜拘執

諸說正誤

卷中

病

症

因

脉

卷下

案

方

正瘧時瘧

衛氣營血

瘧不因地分輕重

截法

伏氣外感內傷

上中下焦

扼要

治法

兼痢

日作間作

新久

風

濕

食

虛

晝夜

溫

瘴

痰

勞

瘧無定脉

鬼疫

暑

寒

早晏

今

今

今

今

瘧疾論卷上

曲阿韓善徵止軒纂

瘧不專屬少陽

內經論瘧言之詳矣既分六經又分臟腑至仲聖曰瘧瘧溫瘧此瘧皆未嘗謂專屬少陽一經奈前賢因傷寒論足少陽經寒熱往來休作有時一語遂謂瘧疾無不本於少陽經訓雖在置若罔聞惟古醫家者嚴論瘧原本經典不為俗說所囿嘉道間海昌王孟英發明葉說更暢無如歷久相沿積重難返信者十二三不信者十八九即明如徐洵溥猶以總由風暑入於少陽等語妄議葉案之非下此者更無論矣噫醫道之難言固非自今日始也

正瘧時瘧

難經云傷寒有五傷寒中風風溫熱病濕溫是也王孟英曰傷寒有五瘧亦有五不過重輕之別耳感寒即病為正傷寒或所感邪氣較輕入於少陽之經不為傷寒而為正瘧設冬傷於寒不即病則為春溫夏熱之病其較輕者則為溫瘧瘧瘧者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者重則為時感輕則為時瘧統而論之傷寒有五瘧亦有五蓋有一氣之感症即有一氣之瘧疾也此理葉氏引其端王氏暢其旨真足喚醒醫家之夢夢矣

伏氣外感內傷

凡邪客於內時久乃發曰伏氣邪入即時而病曰外感或飲食失節或勞逸過度曰內傷因分列於左

伏氣

經謂冬傷於寒不即病先夏至發為溫後夏至發為暑是伏氣之重者也其較輕者則為溫瘧瘧瘧經云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並出病藏於腎曰溫瘧又云肺素有熱中氣實而不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氣內藏於心曰痺瘧他如風溫及瘧毒瘧氣之內侵而不即發皆伏氣瘧丹溪云瘧邪得於四氣之初胃氣強者伏而不得動者是也

外感

王孟英曰感寒即病為正傷寒輕者入少陽為正瘧可知正瘧感而即病與傷寒同夫邪受隨發皆外感昔丹溪謂瘧得於四氣之初弱者即病則凡風溫濕溫暑熱及瘧毒疫氣觸之輒為瘧者要皆外感瘧也若夫卒感尸注客忤之氣為鬼瘧亦外感邪新甫諸瘧由伏邪而成非旦夕之因為患亦有不盡然者

內傷

瘧之內傷多由脾胃而分有餘不足夫脾主為胃行津液飢傷脾餒傷脾乏則建運失職痰與濕遂聚於胃為不足過飽脾困過逸脾滯脾氣困滯則胃中痰生濕蘊為有餘皆足成瘧不必先受外邪而始生痰濕也

合病

瘧之內傷外感伏氣惟經中溫瘧瘧不必再感邪而始發其餘風溫暑濕瘧疫諸瘧雖不必重感邪氣然多有因重感乃成者如先傷於暑後傷於寒之暑瘧經所謂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因得秋氣而作是也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之寒瘧經所謂夏傷於大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涼之水寒藏於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是也先傷於風後觸外邪即經所謂瘧生於風之風瘧先受濕後冒邪即經所謂足太陰之濕瘧至於先受瘧毒疫氣內伏後受外邪而病瘧皆伏氣因外感而作再漢云瘧得於四氣之初弱者即病胃氣強者伏而不得動至於再感冒氣重傷其病乃作用此例推之自可了然矣若內傷或因脾少健運生痰生濕或食積內蘊以致痰濕停聚其瘧必因外邪而成皆合病也

衛氣營血

傳經直中四字為傷寒綱領或在表或在裏其感邪較輕入少陽之經不為傷寒而為正瘧在半表半裏雖分氣血無分衛氣惟感風溫濕溫暑熱者則不然何也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時邪從上受其淺深分衛氣營血而時瘧雖所感較輕其因無異而深淺自同至於感疫氣為疫瘧感瘴毒曰瘴瘧皆從口鼻吸入與時感受邪等則重者有直入之勢輕者亦必先由衛而氣由營而血故葉香巖製消毒丹治疫之在氣製神犀丹治疫之在營學者會通其意可也但風溫濕溫暑熱諸瘧每多伏氣為病有邪伏於氣觸外感而發者亦有邪伏於營先自營而後達於氣者今附其辨於後

在衛者初起口不渴舌苔白在氣者口渴舌苔黃小便色黃在營者舌色絳口不渴在血者舌色深絳或煩擾不寐或發於夜而有譫語且有瘧邪乘入血室者如患瘧而女則經水適至男則大便下血之類至於舌純絳鮮色者已入心包矣內經有肺瘧心瘧吳鞠通發明更暢肺瘧條曰舌白渴飲咳嗽頻仍寒從背起伏暑所致此謂瘧邪之在氣者也心瘧條曰數多昏狂譫語煩渴舌赤中黃脈弱而數自注云心瘧者心不受邪受邪則死邪始受在肺逆傳心包絡此謂瘧邪之入心包也足補前聖所未及正不獨為葉氏之功臣矣

王孟英曰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裏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即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平然後再清其氣分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絳咽乾

甚有肢冷脉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沈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日舌復乾絳苔復黃燥正如剝蕉抽繭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秋月伏暑症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斯論語語精實卓識直過前人或謂時感邪較時感為輕似未必有此等症然葉案中亦有舌赤煩汗不寐肢體忽冷暑邪深入之瘧而溫瘧伏邪其必有深沈者亦可旁推交通矣

孟英曰陰分素虛溫邪直入營分不必由氣而及時感諸瘧亦然蓋陰氣已虛邪氣更厲有始在氣不轉瞬而直入營分者玩葉氏所云脈數舌紅口渴熱邪已入血分之案其理自知

上中下焦

吳氏鞠通溫病條辨曰傷寒六論經由表入裏由淺及深須橫看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與傷寒為對待文字有一縱一橫之妙又曰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為心色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肝與腎也而瘧疾何獨不然故鞠通條辨中兼列諸瘧分隸三焦今本此復參拙意以明之內經之肺瘧心瘧皆上焦瘧瘧則曰肺素有熱又曰內藏於心亦上焦瘧至謂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又謂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肺主皮毛經謂藏於皮膚是顯然在肺矣外此若風溫暑濕疫氣瘴毒皆從口鼻而入鼻為肺竅其自鼻入先及於肺此皆上焦瘧也素問中經瘧有足陽明瘧足太陰瘧臟有脾瘧腑有胃瘧而後世所云伏太陰之濕瘧據脾經之瘧瘧凡一切時感由口而入於胃及上焦病不治傳於脾胃者皆謂之中焦瘧內經有足少陰足厥陰及肝瘧腎瘧又溫瘧內經謂病藏於腎即伏氣溫病發於少陰之類不過溫病重而溫瘧輕耳皆謂之下焦瘧至瘧久為瘧母無非頑痰瘀血伏於肝絡多由中焦不治所傳亦屬下焦若虛瘧勞瘧或傷脾胃或損氣血病無一定皆以見症分中焦下焦可也辨法畧附於後

上焦 在肺則舌苔白或黃邪在氣則黃頭痛肺主天頭氣痛氣鬱故頭痛口渴肺熱故渴嗽肺氣上上腕悶慎懷上腕屬上焦邪氣象在心包則謔語邪鬱心包舌本純絳鮮澤有痰也若舌本絳而中心黃或垢濁尤為瘧據中焦 在胃則胸痞悶胸在腹上邪嘔吐邪阻於脾則大腹痛或脹或滿脾以上為大腹邪聚諸症皆痰濕食為患者多下焦 在厥陰則乾嘔漸陽瀉瀉風生筋攣昏厥風煽中致昏厥頭痛風煽中致頭痛胸悶欲絕肝氣逆或口苦木火味酸酸酸為木味木動木朽為木因邪熱薰蒸生蟲也濕化蟲亦非蓋天令炎熱則生蟲寒脈左關必弦左關為肝脈其脇下結塊肝絡於邪乘血室血室皆厥陰見症在少陰則腰膝痠軟而痛膝為腎府少陰經行於口渴陰液不上供咽痛少陰之脈循喉嚨心煩無把握心火承舌色光絳腎液尺

脉必數或弦細賦脉屬腎數為熱弦為陰衰皆少陰見症

瘧名異同

瘧雖一病而名實多有因異而名同者有名異而因同者更有相沿俗說牽混不清顯背經旨以致後人無從剖晰分明余故不得不辨溫瘧兩瘧見於內經金匱者係冬傷於寒伏藏於內鬱而為熱至於外感溫邪亦曰溫瘧暑邪深入亦曰瘧瘧蓋溫次暑暑即熱也所因雖異見症則同止不妨即症而以類名之此名同而因異者也足少陽正瘧是傷寒邪金匱中牝瘧亦寒邪但正瘧邪在少陽牝瘧邪在足少陰因雖同經則異此因同而名異者也至於受暑即發與暑伏兼感外邪而發者同曰暑瘧受濕即發與濕伏重感外邪而發者同曰濕瘧但夏秋之瘧觸邪即發者不少感邪而伏於內必待他邪觸之而發者實多要必以先傷何氣而名其瘧如內經先傷於暑後傷於寒仍以暑名之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仍以寒名之則知素問中有風瘧雖未明言其因亦必先傷於風故名風瘧乃雷少逸謂先傷於寒後傷於風為風瘧金鑑中亦然果爾則食瘧及瘴瘧諸邪伏於內重冒外邪而發者亦可以後傷之邪名之耶其強以內經之寒瘧而為風瘧者又不必言矣至謂金匱有此說何妄証前聖竟若是

瘧不因地分輕重

昔人每一病動分五方立言即如瘧疾東垣丹溪謂吳楚閩廣之人患瘧至多陽氣素盛之處其地卑濕長夏之時人多患腸瘧霍亂瀉痢傷暑濕也王肯堂云南人不以患瘧為意北人則畏之北人而在南方發者尤畏之以此見治者當知方土之宜也此說相沿已久凡病皆然惟喻西江云內經運氣暑濕同推不分彼此何分南北語有卓識醫者胸中當活潑為要豈可先存成見耶

扼要

凡著述家徒求淵博不得要領者門外漢也蓋一病雖有多種苟閱歷深識見廣不難以一二語括之如瘧疾一病六經臟腑以及內傷外感名目繁多而張石頑云丹溪治瘧悉以二陳為主可見無痰不成瘧也葉香巖云由於受暑傷食者多又云因暑而發者居多又云多因脾胃受病邵新甫云惟夏秋暑濕為多王孟英云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可稱要言不煩矣蓋營衛之氣出於脾胃脾胃得職則營衛調和病於何有或因飲食不節停滯中州脾胃之氣機被阻積而為痰或因暑濕內侵脾胃窒滯痰亦因鬱而成他若或既傷暑濕再傷飲食先傷飲食後傷暑濕脾胃之為病更劇伏痰愈多况暑多兼濕脾為土臟而胃者以容納為用夏秋暑濕二氣為病最夥暑濕每由口鼻而受其吸入必伏於脾胃也脾胃既傷

再受外感則瘧因此而成諸說雖略有異同而致病之由皆歸一本前賢格言若各異行即醫者當知所適從矣至仲景因當時傷寒之治法不明故著論以示來學非謂天下之病傷寒為多也後人不察但見仲景祇論傷寒遂謂傷寒較他病為多亦較他病為癘竟將本論中伏氣溫病熱病中暍及內經病溫病暑與夫難經濕溫熱病諸因一切置之不問其亦知無分今古夏秋之病較他時為多夏秋之死於病亦較他時為屬之見孰一偏莫此為甚則孟英所云今世傷寒少者謹就生平閱歷而言亦謂古時非身歷其境未敢直斥前人云爾豈直篤信古時之傷寒多於時感耶夢隱云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意亦同此瘧疾之孰多孰少可恍然悟矣

讀徐洄溪病隨國運論中多臆說其謂

盛朝大權獨攬陽感於上又冠飾朱纓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為病皆屬感陽

上越之症果爾則劉河間當宋之末其論病何亦多主於火乎嘗考潔古與河間同時論中謂宋之末造潔古東垣輩皆以剛燥扶陽為主將河間多主火強置不論况張子和亦生當宋季何亦宗河間而多用寒涼耶總之國運雖有變遷而天地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應今古而不變夫溫熱在春夏秋雖涼為燥令寒惟獨感於冬耳普明子云冬月致病祇風寒火春兼風寒濕火秋兼風寒燥火夏則兼風寒暑濕火此千古不易之氣則知古亦傷寒少而時感多也且越人論五氣傷寒居其一而風溫濕溫熱病居其三細玩經訓而時感多於傷寒也又明甚 東垣脾胃論每以香燥熱藥耗傷元氣為戒故脾胃藥中往往加黃柏以瀉陰火何嘗偏主剛燥况辨者內傷不過因當時人多飲食失節而設並非為主弱臣弛立言即丹溪諸書乃暢發前入所未及亦非定因曩日膏澤不下於民而為補陰益下之法醫者切勿以徐氏之言印定耳目也

治瘧不宜拘執

瘧分經絡臟腑及風寒暑濕溫熱與夫疫癘客忤痰食等因自宜辨症施治乃俗醫概以小柴胡湯為主劑王孟英曰果係足少陽風寒正瘧則參甘姜棗補胃充營半夏利其樞柴苓解其熱無不立愈蓋風寒自表而受胃腑空虛自能安穀治必先助中氣託邪外出即禦外邪杜其內入誠一舉兩全之策沈再平曰若瘧係他經而用柴胡必使他經之邪輾轉而入少陽遷延以斃乃既死猶曰柴胡為治瘧之主藥吾開手用之不知其何以死病家亦以柴胡治瘧而竟不効真其命之當死也彼此昏迷不得一悟良可浩歎孟英曰溫熱暑濕諸瘧邪從口鼻而受肺胃之氣先以窒滯病發即不飢惡穀脫悶苔黃苟不分別但執小柴胡湯奉為聖法則參甘姜棗溫補助邪驟則液涸神昏緩則邪留結痞且有耗傷陰血而成瘧勞者即不用全力而專以柴胡為治瘧主藥亦惟營陰充裕或溫熱暑濕之邪本不甚重及兼感風寒之表邪者始可見功汪謝城曰瘧妄用柴胡必提成長熱不退或兩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動肝風痙厥立至生平見之累矣又葉案中有一熱邪入足少陽營分之瘧不用

柴胡改用青蒿誠以風溫暑濕諸邪能入足三陰而為瘧自無不入少陽之理既非寒邪正瘧即不得用柴胡之升發以劫真陰宗古法而變古方者以邪之寒熱不同也吳鞠通云此葉氏之善讀古書善用古方豈他人之死於句下者所可同日語哉至於倪涵初所定三方自謂平易無奇絕不入常山草果等劑且不必分陰陽日數及非時瘧人無老幼病無久近俱用此不必加減惟按次第服之無不應手而愈又謂不但時醫治瘧失宜而古今治法千家多有不得其道是以不能速收全効今立方不泥成法故奇不膠成說故妙遵而用之百試百効然倪所立首方是平胃二陳兩方加威靈仙檳榔青皮黃芩柴胡施於濕痰兼風寒之表邪者自効若溫暑熱用之其弊與小柴胡湯雖無參耆溫補而一切辛燥香竄劫奪營液變症立見即孟英所云倪三方亦愈病者稀而加病者多是也倪自謂不泥成法不膠成說然此方不論何瘧概以按服非泥成法乎且必用柴胡非膠成說乎至第二三方尤宜辨症而施不可以其言效而輕試夢隱又云世人凡患瘧不究病因輒以姜棗湯灌之其弊類此凡屬時瘧雖愈後亦忌食食則必復此時瘧所以異於正瘧也可不察哉他如諸家治瘧歷來成方頗多成說頗夥醫者若能辨症施治則圓機活潑自不為前人所囿而病亦隨手霍然孟英曰余治瘧第不惑於昔人之謬論而辨其為風溫為濕溫為暑熱為伏邪仍以時感法清其源故少難愈之症皆哉斯言

截法

喻西江曰壯盛之體三四發後瘧勢少減可截之虛弱者始終不可截葉香巖云瘧不死人截之而補早必傳入裏而為痢或不得發越而為鼓脹喻葉所見略同總之截是孟浪法宜屏絕不用即壯盛者始終亦不可截清其源以施治自可萬舉萬全

治法

已任編曰凡瘧將發時與正發之際勿施治治亦無效必待陰陽升極而退此邪留所客之地乃可服藥且當未發前二三時迎而奪之喻西江云瘧勢正盛服藥與之混戰徒自苦耳但瘧之來去既速藥不相及五不當一故服藥妙在將來將去時更精妙可法

諸說正誤

瘧疾一病至葉氏香巖撥亂反正義乃大明前此者或偏執或蒙混若欲概辨言實憚煩今但就葉氏後諸家正之誠以瘧既由葉氏論定而異端復起為難則來學惑於邪說易入迷途外此若說有未當雖非故與葉氏相反亦師葉氏之意以正其誤焉徐洞溪曰瘧總由風暑入於少陽在太陽陽明之間難有出路故先聖所立小柴胡湯專治此病如天經地義不可易也凡古聖一病必有一主方於瘧疾小柴胡湯主方也瘧象不同總以此方加減或有別症則不用原方亦可蓋不用柴胡而亦有

可愈者固有此理若以為瘧而斷不可用柴胡則亂道矣乃葉老治瘧禁用柴胡離經叛道真出人意表矣此亦葉氏不達餘力夫徐氏著述發前人之未發精微幽妙突過前賢實葉氏後一人耳乃於瘧病獨泥成說是亦智者之一失歟其云瘧疾雖非專主少陽而往來寒熱豈能不及少陽其亦知時感瘧邪多在膜原仍屬半表半裏可謂專在少陽乎葉氏禁用柴胡是指時瘧而言即徐氏所云不用柴胡而亦有可愈者是若云葉氏於傷寒止瘧亦不用柴胡斷無是理蓋止瘧少時瘧多葉案所所歷皆時瘧未列傷寒止瘧故不見用小柴胡湯徐氏但見一斑未窺全豹乃攻擊若此然其謂瘧病總在少陽必以小柴胡湯為主劑膠柱鼓瑟貽誤後人罪實難逭實由不知時瘧與正瘧相隔霄壤也又葉香巖曰瘧發既多邪入於絡徐氏云從未聞瘧母生於絡中者夫經主氣絡主血葉氏所云邪入於絡絡屬血分徐云瘧母不生絡中何仲景鑿甲煎丸中用諸異類靈動之物破血又用大黃等品泄血也豈仲聖亦非歟徐氏但知攻擊葉氏故肆其說而不顧及聖經其亦思葉氏治病固無不師承古聖也汪謝城曰治正瘧必宜小柴胡湯溫暑亦有正瘧不獨風寒方用黃芩是清熱非祛寒柴主胡少陽半表半裏黃芩裏藥亦非以治表邪但當辨其是否正瘧耳若似瘧非瘧不可妄用柴胡也汪亦祖述葉氏而立說亦多混雜謂溫暑亦有正瘧者其意殆指溫暑入足少陽言但寒入足少陽方得為正瘧若溫暑入足少陽祇得謂之溫瘧暑瘧黃芩可用柴胡斷不可施汪氏乃云柴胡主半表半裏之少陽黃芩裏藥非以治表邪但當辨其是否正瘧是欲以小柴胡湯治溫瘧暑瘧耶葉案中更有熱入足少陽之瘧將柴胡改用青蒿治法精妙汪氏尚未細心參玩是以立說終欠斟酌至云似瘧非瘧不可妄用柴胡竟將一切時瘧為類瘧矣豈知似瘧非瘧乃瘧疾類症如瘀血頑痰陽維等皆有寒熱如瘧之象方可謂之似瘧非瘧而足少陽瘧以外之時瘧詎得謂之似瘧非瘧乎名不正則所言自不順矣葉氏後有吳氏鞠通章氏虛谷邵氏新甫諸人皆香巖之功臣也其說亦有未盡諦當處如鞠通將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二語此論溫瘧兩瘧無所區別章虛谷議之誠是但章氏因內經先傷於風後傷於寒曰溫瘧謂與瘧瘧有內傷外感之分是指溫瘧為外感瘧瘧為內傷矣然內經云瘧瘧乃風寒合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是瘧瘧亦因外邪內伏溫瘧則曰先傷於風後傷於寒又曰得之冬中於風寒病藏於腎合參經義風與寒雖有先後之分要皆與瘧瘧同為伏氣瘧即與熱論篇所謂病傷寒先夏至為溫後夏至為暑者同不過彼伏邪重而為溫熱病此伏邪輕而為溫瘧瘧也虛谷極意分明反悖經旨惟雷少逸謂但熱無寒乃瘧瘧金匱云溫瘧無寒但熱定係傳寫之訛本素之先熱後寒名溫瘧辨明與瘧瘧但熱者有異是因症分病頗有卓識凡仲聖與軒岐有不相登對處皆可作如是觀或從靈素或從仲景以理之合者為是而昔之賢紛紛強為穿鑿者未免多事矣邵新甫云瘧疾獨手三陽手厥陰卻無其症名但謂手三陽無瘧則可謂手厥陰無瘧則不可何也內經有心瘧葉香巖案中有心經瘧皆手厥陰也雖心不受邪膏包絡受

病鞠通曾補其義然臆中者臣使之官為心主之宮城包絡受邪即心經受病也安得謂手厥陰無此症乎若夫與葉氏同時齊名者則有薛氏生白論醫術實則遠不及葉如醫經原旨瘧中夏傷於暑注云其時則熱甚其邪則風寒是以暑為寒邪矣蓋囿於前人陰暑之說耳其亦知經訓明明言熱氣感藏於皮膚乎夫暑即熱也古人所云陰暑乃因貪涼而得王孟英定為夏月寒病不得名陰暑即內經所謂因遇夏氣淒涼之水寒秋傷於風之寒瘧是也薛氏於此闕尚未能透亦可見其學力之速不逮葉氏矣至雷少逸謂暑瘧多因長夏納涼感受陰暑又云暑氣者陰氣也下風瘧寒瘧云亦由長夏先受陰暑竟將風寒暑三瘧先受之因無所區別既與經旨不合而辨症終多未清吾不知葉氏既倡於前王氏述之更深切著明而少逸仍惑於昔人之謬論者殆亦由識見未真故信之亦未能確也夫

瘧疾論卷中

曲阿韓善徵止軒著

病

辨似

凡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而寒熱往來有已時者瘧疾也然他病多能為寒熱謂之似瘧非瘧如傷寒與勞病皆有往來寒熱但傷寒寒熱初必惡風寒發熱頭痛體疼自太陽傳入少陽經方有目眩口苦耳聾胸滿脇痛嘔吐之少陽症與足少陽正瘧遽見少陽症者不同勞病寒熱初必五心煩熱倦怠欬嗽久乃成勿以陰陽內損認為瘧誤輕用表散如小柴胡湯祛瘧飲之類蓋凡大病後產後俱有寒熱往來或一日一二發俱宜作虛治他如失血結血痰飲積聚疝氣食傷勞傷脚氣瘧毒皆有寒熱如瘧不能盡舉準繩中最詳博攷可也昔賢云寒熱發作有期者瘧也無期者諸病也然諸病寒熱發作亦多有定時者此說未可盡憑總之遇有寒熱者須問其原有何病或寒熱外現有別症以辨之如脚氣寒熱必卒然脚弱不能動瘡家寒熱必身有痛偏著一處略舉一二由此類推可耳

兼痢

瘧轉痢兼病也大抵由治瘧不得法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氣內迫而成而瘧痢齊發者亦有之昔時謂補中益氣湯最合首發莫鞠通亦謂係邪內陷病較深治法不出喻氏逆流挽舟之議說皆未當夫瘧邪不一即轉痢之邪亦不一若邪是暑濕溫熱而用升藥以提之溫藥以散之則邪得此而愈熾神昏厥逆其禍立見至於補中益氣湯溫補升提更屬大謬惟瘧久痢久猶必審其邪氣已退而脾胃陽虛中氣下陷者間有可用若概施之則殺人如麻矣醫者遇此等症須認清所受何邪及邪

少正衰或表裏分治或祛邪補正隨病立方切勿惑於異說也

寒熱

見足少陽症而寒熱往來為正瘧夫足少陽主半表半裏正陰陽交界之所邪入於此陰陽相爭故寒熱往來若風溫暑濕諸時瘧則不然嘗考膜原在軀殼之內臟腑以外處肺下胃上之間是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肺胃為內外交界之地如少陽之位陰陽交界處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時瘧諸邪從口鼻肌肉吸受者每入於此而寒熱往來豈得專屬少陽乎惟內經金匱所云溫瘧及他經臟腑諸瘧或在經或在臟腑其寒熱雖不必盡由半表半裏或因外邪或因內伏皆係衛與邪爭盛衰互見衛氣不和所致也 足少陽與膜原有半表半裏之界其餘他經及臟腑雖分陰陽氣血俱無所謂半表半裏也醫者不可不知

日作間作

瘧之作以時者因邪與衛會則發衛與邪離則已也日作者受邪輕衛氣雖較滯而流行尚不過失其常度也若邪受重則衛因邪氣相薄衛不能勝氣較衰行日遲是以間日會或間二日會方作其日作轉為間作者邪進而衛氣漸衰也間日轉為日作者邪退而衛氣漸旺也 間二日發世謂三陰大瘧丹溪以所發之時分經未當大抵此瘧由邪重難達或偏勝於半裏之陰或入於陰經所致宜辨症施治切勿惑於虛寒之說概投溫補

晝夜

邪在半表半裏有陰陽之別如邪入偏於半表之陽為重衛氣晝日行陽即能相薄故晝作邪入偏於半裏之陰為重衛氣行陽之時不能領之使出必待夜行於陰方能達於外故作於夜若邪由半裏之陰而深入則在血分是又偏重於陰矣其晝轉為夜者是初偏於陽後偏於陰為邪入也夜轉為晝者是初偏於陰後偏於陽為邪出也凡邪之在陽經在陰經者同是即日作間作早作晏作亦可以此類參

早晏

早作晏作或因受邪有輕重衛氣有盛衰或因邪氣有偏陰偏陽之異衛氣有行陰行陽之分仍即日作間作及晝作夜作推其理可也

俞東扶曰古云日作者輕間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熱之時短勢又不甚則誠輕倘勢甚而時又長反不如間日者

尚有休息之一日也何可云輕惟瘧發漸早者為易痊漸晏者為未止乃一定之局間有不一定者如發漸早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加長矣愈長則正氣愈虛而加劇不得引內經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為證也又有漸發晏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漸短矣愈短則邪氣愈衰而自止不得引昔賢自陽之陰者難愈為證也隔二日曰三陰瘧較諸瘧為最重有二三年未愈者亦有二三月即愈者祇看其寒熱之輕重短長以辨其病之淺深然三陰瘧無驟死之理反不比日作間作者驟死之人也此皆余生平所驗而言之 又曰夜瘧皆云邪入血分當用血藥以提其邪說固可通然初起在夜嗣後不早不晏有始終發於夜者是也設超前漸近日晨縮後已至日出皆不得謂之夜瘧矣 又曰三瘧雖屬三陰亦祇要辨明寒熱虛實而應以溫涼補瀉若謂陽經輕淺之方治之無益必以仲景治三陰之法為根蒂似屬高談實門外漢也 玩俞氏諸論可知讀書須明通臨症宜活潑豈得有一毫之滯機耶

新久

初發者新瘧也多發不已者久瘧也久瘧中之胎瘧有謂極祿小兒患瘧為胎瘧有謂從未患瘧為胎瘧或以母年之多寡與瘧期相應此未盡然總之無論極祿壯年而未曾患瘧者皆為胎瘧較諸瘧最為難愈仍當辨因施治切勿輕用截法至於瘧久不解混入血絡以致脇下成塊曰瘧母或食積或痰涎或瘀血皆能成此亦有因調治失宜官衛俱虛或截瘧太早邪伏肝經其痞居左脇為多以左脇屬肝也膏補虛之中兼以通絡若偏用攻破剝削不顧其正變為中滿遂不可救外此又有瘧久邪陷厥陰者如氣衝心痛氣痞呃逆噎噤味酸嘔吐涎沫或用旋覆代赭石湯或用泄肝和胃法若夫先厥而瘧吐衄下虵嘔逆腹鳴腕悶之厥陰瘧用辛酸兩和法每於初病即見未必待瘧久邪陷而然但瘧久不愈壞症必多心經瘧久則為煩渴見紅宜涼陰肺經瘧久則為胃秘腸痺宜清降熱邪結於氣分者則有中焦痞阻或按而痛宜辛苦通降法熱邪伏於血分則有暮熱早涼汗解渴飲或清營泄熱法或清解少陽法其餘症雖種種大抵脾胃肝腎為多如陽瘧久而不欲食是傷胃陰宜清養胃陰陰瘧久而食不化是傷脾陽宜溫運脾陽至於浮腫脹滿而濕熱濕寒及痰阻中焦皆能為患或邪戾氣滯或飲食不節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氣內錮而成亦有脾胃受戕元氣已虛而見是症者實則各辨其因以施治或兼輔正其虛而見不食倦怠或納穀不運漸覺衰微者則用通補理中法若瘧病久延虛候迭起脾胃累虛遇勞輒發或汗從背起或肢冷泄瀉或陽虛汗泄有營衛雙調法有升陽補氣法因症取裁為要邪劫肝陰內風必動或心熱火升或寐少寤多或心虛瘧震或冷汗頻出或昏冒大汗亡陽厥脫隨宜用育陰潛陽或龍蠟救逆法邪耗腎陰痿弱或勞或肌消食減或寐多盜汗或面赤口乾或溺血淋痛或身動氣促有養陰清火法有清熱保津法因症救逆可也然足少陰又有久病

而下焦陽虛如肢體倦怠便溏畏寒脈微舌淡或白或有粉苔口不渴或知飢食無味或形寒嗜卧而見少陰之陽虛症者
辛甘溫陽法亦不可不知

寒

寒入足少陽經曰正瘧往來寒熱頭痛脇痛口苦而嘔用小柴胡湯其偏於熱重者暮熱早涼汗解渴飲伏於血分用清解
少陽法此受暑熱而病即暑瘧也不列於暑而附於暑者庶幾燻家少陽傷寒外也

經謂肺素有熱邪氣內藏於心陰氣孤絕陽氣獨發曰瘧瘧益心肺同居膈上主乎陽位冬時伏寒鬱而為熱也少氣煩冤
肺主氣肺受火刑也手足熱陽主四肢欲嘔大邪消鑠肌肉則陰自消也但熱不寒陽氣盛也用甘寒生津法

經謂冬令感風寒藏於腎至春夏而發曰溫瘧風寒蓄久而變熱也口渴鬱耗先熱後寒即經所謂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
寒是骨節疼煩時嘔熱邪從少陰出外舍於腎也仲景用桂枝白虎湯又雷少逸法汗少者用清涼透邪汗多者用清熱保津

經謂先傷於寒後傷於風曰寒瘧乃夏秋之感風寒也寒長熱短感寒而頭痛風寒鬱無汗乾熱寒與風脈弦緊有力傷寒也
用辛溫解邪法 此風寒由肌膚感受與入足少陽為正瘧者不同故無少陽見症

風

感風而得曰風瘧惡風自汗邪客腠理不固煩燥邪鬱頭痛風寒少熱多邪為陽必待汗出淋漓而熱始退夫風雖為陽
邪要有溫涼之異蓋此瘧多發於夏秋如時當炎熱則其風從溫化天氣清肅則其風從涼化此一定之理溫者口渴脈浮

數治法與下溫瘧同涼者口不渴脈浮而不數用葱豉湯法以風雖涼猶未寒也故不得與寒瘧同法

溫

冬煖不藏及春初風木主令溫邪上受皆曰溫瘧係外感與伏氣溫瘧不同頭痛惡風溫為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惡風
自汗邪入太陰自汗效嗽肺氣鬱也寒熱有在衛在氣在營在血之分辨見卷上衛在衛用辛涼泄衛法在氣用涼泄清氣法

在營用清營泄熱法在血用涼血散血法或參用清解少陽法若入心包用祛熱宣竅法他如風暑濕熱諸瘧同此法

暑

夏傷於暑曰暑瘧惡寒壯熱或微寒多熱口渴引飲暑陽分煩汗裏熱而脈弦暑為火邪火或洪熱或虛暑傷氣故葉

香巖謂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伏暑內動與金匱瘧瘧同列用甘寒生津法其因涼邪外來而發者參入辛涼解表之品若外

感即發或邪輕者用清涼滌暑法 香巖云幼穉之瘧氣怯神昏初病驚癇厥逆為多在夏秋之時斷不可認為驚癇症必熱多煩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湯二進必愈益幼穉純陽暑為熱氣也

濕 或受濕即病瘧或素停濕重感外邪而發曰濕瘧一身盡痛相傳手足沉重濕為陰邪滯於經絡也 有汗多嘔逆脹滿濕阻其寒熱之多少皆以濕之偏寒偏熱而見若寒濕則舌苔白膩熱輕則苔雖白而口必膩重則苔黃口渴矣寒濕用溫化濕邪法濕熱用祛濕清熱法

瘴

大氣炎蒸山氣濕蒸嶺南多有嵐瘴之毒感而發瘧曰瘴瘧發則即時昏悶一身沉重或寒甚熱微或寒微熱甚亦有狂言妄語者亦有口瘡者此毒氣從口鼻入內清陽之位受蒸發之邪壅遏於上也初起時邪必鬱於氣分甚則血瘀於心涎聚於脾先宜宣竅導痰法探吐其痰然後辨其輕重表裏為要輕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濁法重者在裏宜和解兼攻法

疫 感天地癘氣襲入膜原曰疫瘧寒熱往來右脉多盛於左以膜原近胃口疫氣侵入肺胃故右盛或一日一次或二三次而無定期寒輕熱重口渴凡沿門闔境長幼之瘧相似者皆名疫瘧正不必拘於一定之見症當隨時令而治用吳氏達原法為主

食 傷食再感外邪而發曰食瘧寒已復熱熱已復寒寒熱交併噫氣惡食食則吐逆胸滿腹脹用保和丸之法若夾寒夾熱者宜兼治

痰

或素有痰積兼感外邪而發曰痰瘧初發時頭痛而眩痰阻故頭痛而眩痰氣嘔逆寒熱交作用化痰順氣法若昏迷卒倒者痰氣閉用宣竅導痰法

鬼

卒感尸瘧客忤曰鬼瘧寒熱交作惡夢多端時生恐怖言動異常脉乍大乍小俗云發於夜為鬼瘧者非也患此者大都體弱屬陰之人而強壯屬陽者不患此古云壯士不病瘧殆指鬼瘧而言用驅邪辟祟法

虛

元氣本虛感邪患瘧曰虛瘧寒熱交作自汗倦怠飲食並減四肢無力脉舉按俱弦尋之則弱當辨因先治其邪或兼用輔
正又有瘧久脾胃累虛而為虛瘧者亦不宜因虛而徑用補法

勞

或久病勞損或勞役過度冒邪患瘧皆曰勞瘧當先辨其因以治瘧切勿遽投補藥以錮其邪又有因久瘧不已而為勞瘧
者遇勞輒發治法或一面領邪一或面顧本總當辨症以施治虛瘧同此

內經中溫瘧瘧瘧暑瘧寒瘧皆言其因至足六經瘧則不言因而但言症五臟瘧亦然細語之似多因夫傷寒之症如少陽
之惡見人陽明之喜見日月光火少陰之欲閉戶牖而處殿陰之恐懼氣不足皆受陰寒故見諸種之候蓋古聖立言教人
不過略具規模且當時文尚簡質况靈素又為殘編斷簡之書耶徐洞溪云內經之文亦論其理如此其實病變不同不可
執一而論此等處極多不獨論瘧學者當以意會玩徐氏言可見經中之六經臟腑見症亦未便固守其說而自固也
腑有六內經獨有胃瘧何也昔王孟英云時瘧多而正瘧少夫時感之風溫暑濕諸邪多由口鼻吸受及於脾胃不比傷寒
每由諸經而入內經祇言胃瘧包涵義蘊實開後人無數法門葉香巖謂瘧疾多由脾胃受病即於此推廣出之蓋邪由上
受直趨中道多歸膜原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為三焦之門戶其邪在上焦者為肺瘧心瘧留於中焦者為足太陰陽
明瘧趨於下焦者為少陰厥陰肝腎瘧邪雖三焦分受莫不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正不必若傷寒之邪由表而及裏本論
祇分三焦不分六經者職斯故也

脉

瘧無定脉

昔人因金匱有瘧脉自弦一句遂謂瘧脉無不弦者然仲景溫瘧條則曰脉如平並未嘗以弦一字印定後人耳目蓋瘧既
無一定之因自無一定之脉詎得因一弦字而拘執耶古人云讀書須具隻眼豈欺我哉

瘧疾論卷下

曲阿韓善徵止軒纂

案

歷來瘧案頗多惟擇其不偏執者分古今錄之

古

嘗觀刺瘡論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漸至衰羸余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藥乃因內經有謂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或駭其神又一書生病瘧間日而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瘧之期書生憂其誤以葱密合食大吐涎數升瘧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瘧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資生經曰有人患久瘧諸藥不效或教以灸脾俞即愈更一人亦患久瘧災此亦愈蓋瘧多因飲食得之故灸此得效
朱丹溪

一婦人久痢因哭子變瘧醫與四獸飲之類一日五六作汗如雨不止凡兩月未診之脈微數食少瘦甚蓋痢後母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令汗已大出諸邪可治陰虛陽散死在旦夕宜小劑所能補遂用參朮各二兩白芍一兩黃耆五錢炙甘草二錢濃煎頻服兩日寒熱即止而愈

一少婦身小味厚病瘧月餘間日發於申酉頭痛身熱寒多口乾喜飲極熱辣湯脈伏面色慘惻作寒熱瘧治以十棗湯為末粥丸如黍米大津唾十粒日三次令淡飲食半月後大汗而愈

愈憲詹公年近六十形壯色蒼味厚春得瘧瘧朱視之知其飲于醲肥告之曰須卻欲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許以易愈與劫藥三五帖病退旬日後又大作又與之又退綿延至冬又求治于朱知其之得藥瘧亦少惟書自氣未完天寒欠汗非補不可以一味白朮為末粥丸空腹熱湯下二百丸盡二斤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畧有加減耳

一富人年壯病瘧自卯時寒至酉時方熱至寅初方休一日一夜止數一時因思必為入房感寒所致及問之九月暴寒夜半有盜急起不着中衣當時足即冷十日後瘧益足陽明與衝脈合宗筋會於氣衝入房太甚則足陽明衝脈之氣皆奪于所用其寒乘虛入中舍於二經所過脛所過足跗上於是二經之陽氣益衰不能滲榮其經絡故病作卒不得休乃用白朮人參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之約以取汗數月不得汗病如前因悟足跗道遠藥力難及用參朮川芎桃枝煎湯以器盛之浸足至膝

一食頃以前所服藥飲之其汗通身大出病即已

一老人患瘧嗽半載兩手尺脈數而有力色稿枯余料其必服四獸飲等劑中焦濕熱下流伏結于腎以致心火上連于肺故瘧嗽俱作用參朮升柴苓連二三日與黃柏丸服之兩夜夢交通果告急朱曰此腎中熱解乃從前陰精散而散走故為是夢

勿憂次日瘧嗽果頻止

善按既云心火上連於肺祇宜清氣降火豈可用參朮以助陽升柴以升氣立方尚欠精細惟苓連柏等用之

浦江洪宅婦病瘧三日一發食甚少經不行已三月診之兩手脉無時當臘月議作虛寒治以四物加附子吳茱神麩為丸心疑誤次早再診見其梳妝毋異平時言語行步並毋倦怠知果誤乃曰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為瘧所礙而不行也毋服者非氣血衰而脈絕乃積痰生熱結伏其脈而不見爾遂以三花神佑丸與之旬日後食稍進漸出脉但帶微弦瘧尚未愈因謂胃氣既全春深經血自旺便可自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瘧愈經亦行

汪石山

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寒少熱多自汗體倦頭痛胸痞略效而渴惡食大便或秘或溏發于寅申己亥夜醫欲從丹溪用血藥引出陽分治之汪診其脈濡弱近駛稍弦觀色察脈乃屬氣血兩虛瘧已深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淹延歲月恐久瘧成勞也蓋嗽渴固宜養陰自汗惡食胸痞豈血藥所能獨理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違變須後人推廣之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黃柏枳實神麩麥冬倍用參芪亦煎服三十餘帖諸症稍除瘧猶未止乃語之曰今當冬氣沈潛瘧氣亦因之沈潛難使浮達况冬月汗孔宜乎閉固而瘧則必須汗解當此蟄藏之令安得違天時以汗之乎且以參朮枳實陳皮歸身黃芩丸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瘧當隨春氣而發泄矣果如期而安

俞東扶曰冬藏難使浮達亦備啟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藥誠為高見然補中益氣之升柴已與效渴不相宜更加川芎何謂善按汪所謂古人用藥立例四句可謂拘執成說者之指南昔石琢堂序葉香巖本事方釋義有云為醫者在神明規

矩至哉言乎

喻嘉言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姜葱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診其脈豁火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今晚宜用人參二兩煎濃湯預服防危渠父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便覺精神恍惚覓得參至瘧已先發喻其傍徨恐以參補住瘧邪難救急毋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欬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迸出喻喜曰白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喻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駒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中尊陸六息久瘧一日輕一日重食減肌瘦困倦噁氣喻云是由飢飽勞逸所感受傷在陽明一經故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

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噦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一日輕一日重者因時日干支之衰旺與人身相關故甲丙戊庚壬為陽乙丁己辛癸為陰虛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當以理中湯助胃家中脘俾得運用則下脘之濁氣自能傳入腸中而大便不艱不復升至胸中而膈間寬快矣

張路玉

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瘧昏熱譫語喘多遺尿或以為傷寒譫語或以為中風遺尿危疑莫定張曰毋慮此三陽合病譫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症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

俞東扶曰按內經論瘧瘧純是熱症故推其未病則曰中氣寔而不外泄溯其受病則曰用力出汗風寒舍於皮膚分肉究其病發則曰陽氣盛而不衰經文雖不言脈其洪是有力可知此條係瘧瘧故譫語遺尿不死然八旬之外有此症死者甚多勿輕以此案作榜樣也

今

林義桐

李某秋瘧背寒肢厥從卯時冷至酉方熱夜半毋汗自退不飢不食倦臥傲陳達公解寒渴潑參於朮川附川芎柴胡桂枝草果姜棗煎服得汗而寒減去川附加半夏穀芽陳皮當歸思食瘧止

此症與丹溪所治年少足冷瘧相似但彼由接內此係陽虛

子芝本間日瘧偏頭痛連齒夜煩不寐症由胆火升越震動心主致神憤語錯必熄胆絡風火瘧邪自己鈎藤鱉甲各一錢山枝丹皮麥冬各一錢黃芩連翹各七分半夏一錢半夜交藤五錢日二服兼下牛黃清心丸瘧輕改用烏梅二枚赤苓生首烏各三錢鱉甲二錢牛膝當歸丹皮各八分一啜而止

族某三日瘧經年未止處暑後燥氣加臨日發寒熱食頃煩餓乾嘔色悴甚渴眩痔痛此燥熱傷陰胃液虛而陰火上乘下迫也做甘露飲意用生地知母麥冬石斛花粉白芍阿膠數服症退瘧止

義桐先生吾鄉嘉慶戊辰名孝廉也著有類症治裁一書凡例中謂葉氏因內經之旨悟出養胃陰何等超妙即如不食一症粗工但知燥脾愈燥愈結善見因此而致死者邇來不知凡幾今讀此案不覺為之慨然

王孟英

臧曉村病瘧王曰吸受暑邪清滌即瘳乃自恣飲姜棗湯三日瘧作甚劇目赤狂言汗下如雨速邀王診脈洪滑母倫視其舌深黃厚燥令取西瓜任病者食之方從白虎而生石膏用一兩六錢病即霍然

蔣北甌患瘧醫與小柴胡平胃散而漸甚繼以大劑溫補勢瀕于危復用桂枝白虎狂亂如故王視之曰暑瘧也桂枝白虎用於起病時則妙今為溫散補燥諸藥助邪燥液脈數母倫汗渴不已雖宜白虎豈可監以桂枝助熱耗津而自掣肘耶因與大劑白虎加花粉竹葉西洋參元參石斛服之即安至十餘帖瘧始瘳而舌尚無苔渴猶不止與甘涼濡潤三十餘劑而始痊姚小衛患瘧寒微熱甚日作二次汪某與柴胡藥二帖勢遂劇舌絳大渴小溲全無王曰津欲涸矣即予西洋參生地知母花粉石斛麥冬山枝百合竹葉五劑而瘧止

陳舜廷瘧久不愈其體素虧醫皆束手王視之舌絳母津微寒溲赤原屬春溫化瘧體與病皆不是小柴胡之例過投溫散熱熾津傷與竹葉石膏湯撤熱存津而愈

善按觀上數案偏執之言顯然兼可諳救弊之法

周同甫患瘧多汗醫恐其脫予救逆湯而勢劇王視之曰濕瘧耳溼家多汗毋恐也況口渴渴溺赤溫補勿投與清解而安廣孔愚子仲秋患瘧寒少熱多面目甚黃苔膩大渴腹脹溺赤仍能納穀且素嗜肥甘不能搏節王按其脈滑實而數與承氣加知苓牛貝翹連滑石石膏大腹花粉之類二十餘劑而始愈是膏粱挾暑濕熱之治也

余朗齋形瘦體弱患間日瘧寒少熱多一便澀滯脘膈悶極苔膩不渴王切脈緩滑而上溢曰素稟雖陰虧而痰濕阻脾既不

可以提表助其升逆亦未宜以涼潤碍其樞機投以滑石厚朴竹茹旋覆通草枇杷葉蘆根鬱金蘭葉之方苔色漸退即去朴鬱加連枳半夏胸悶漸開瘧亦減便亦暢再去滑半連枳加沙參石斛橘皮黃芩淡旬而愈許季眉室仲秋病瘧自作寒濕治益劇其從子以為挾風暑連進清解病不減王診脈弦滑而洪體豐多汗苔黃便血嘔渴妄言澈夜不眠臥於地乃伏痰內感暑擾陽明投大劑石膏知母犀角元參石斛銀花花粉黃芩蘭葉竹瀝三帖症始平芷卿隨以多劑肅清而愈

韓姬年近六旬患三瘧於仲秋醫進溫散並令恣飲姜棗湯旬日後粒米不沾瘧至大吐又進熱補勢益甚王視之胸中痞結如拌苔黃苔渴溲如熱湯脈弦滑右甚帶下如注投小陷胸湯合溫胆薤白服下大吐膠痰十餘日胸痞始消改投甘涼瘧亦漸罷遠參滋陰遂以霍然

善按三日瘧邪入三陰經也俗謂必屬陰寒大謬觀此案自知

莊迪卿病瘧大渴喜熱飲腕脈伏苔膩欲嘔王曰蘊濕內盛暑熱內侵法當清解然脈症如是乃痰阻氣道使然清之母益溫之助藥宜以滾痰丸先為開導服後痰出其多脈即見弦滑而數嘔止胸舒苔形黃燥與石膏知連朴杏橘半枝滑斛葛蒲花粉等而安

黃鼎如母年七十七季秋患間瘧每發加劇寒甚微而熱必昏瘧舌不能伸三發後皆危之王視之額赤目垂鼻冷額汗苔色黃膩舌根純紅口渴痰多不思粥飲脈至弦數重按少神症屬伏暑挾痰而陰虛陽越先與從容薑甲棟斛如貝燕窩藕兩劑而額紅額汗皆退繼佐參瀝薤麥枇杷葉旋覆去竹如從容投三帖而昏瘧止又去薤棟加生地花粉服五日而瘧休飲食漸加居熱告愈

許芷卿症起季秋王清其伏暑而愈迨季冬移居勞頓瘧復間作且面浮跗腫喘嗽嗔人皆以為大虛王切其脈左弦勁而數右滑大不調苔黃且膩口渴溺多乃肺胃之痰熱有餘肝胆之風陽上僭畏虛率補必不能瘳用西洋參知母花粉石斛枳粉石斛杷葉青蒿秦光白薇銀花海蚊為方之恙悉除

善按此即俗所謂勞瘧也謂宜補虛大快玩此可悟其非

石符生父子同時患瘧醫投小柴胡陽加姜桂不效改用四獸飲休瘧飲等劑反致惡寒日甚穀食不進惟飲燒酒姜湯圍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悶喜以熱熨猶覺冷氣上衝頻吐粘稠痰沫延至臘初疲倦不堪始延王診脈沈而滑數苔色黃膩不渴便溏溺赤是所受暑溼失于清解復以溫補從而附益之釀成痰飲盤踞三焦氣機為之阻塞所以喜得熱熱熨飲氣衝反覺如冰以形脈兼症並究則真熱假寒自昭昭矣予大劑苦寒藥而以蘆服湯煎漸服漸不畏寒痰漸少穀漸增繼用甘涼善後喬梓皆得安全

陳媪患北瘧月餘腹脹便秘嘔多不飢口淡脈滑王主連朴橘貝杏如旋苑杷葉疾藜為方數劑即瘳

善按此痰熱內伏而化北瘧者古人謂北瘧皆陰寒為患其拘執也顯然矣

莊芝階媳患搖擗間日而作王診脈弦數泛泛欲嘔口苦不飢凜寒頭痛沉事愆期漫熱如火乃厥陰暑瘧也投大劑犀羚元參山枝菊花木通知棟花粉銀花等數日而愈

何永昌妻病瘧間二日作乃母謂瘧不可服官料為徑服蠶方旬日後勢甚危王診脈沈細而數尺為甚口渴自不欲張兩腰收痛宛如錐刺寒少熱多心慌慌不能把握曰異哉病也此暑入足少陰症喻氏所謂汗下溫三法皆不行者用元參八錢龜板石斛各一兩地骨皮六錢知母五錢桑葉銀花各四錢花粉三錢丹皮二錢令用大沙鍋煎而頓服不必限劑服三日瘳

斷而各恙皆減粥食漸進不勞餘藥而起

九月張春橋患瘧寒少熱多間二日作甫兩發形即清瘦王診脈弦而細尺中其數疾作於子夜口乾嗜飲乃足少陰熱瘧也兩發遽爾形消胡可玩視方用元參生地知母丹皮地骨皮天冬龜板茯苓石斛桑葉一劑瘧即止再以滋陰而愈

楊素園曰此症人但知其為三陰瘧籠統以溫補之法從未有分經用藥者今提出少陰二字創立清涼之劑用藥精當處效敏捷法似新奇理自完足可以啟人慧悟垂作典型

雷少逸

已卯夏五患寒熱者其友醫以為瘧所用咸是小柴胡湯清脾飲及何人飲休瘧等方皆不效殊不思經謂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發於秋今於芒種夏至而發者何也攷歲氣陽明加于少陽天政布涼民病寒熱斯時病瘧者蓋時行瘧瘧也亦有建德某患瘧已久雷曰此時行瘧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乾姜治之其效甚捷後來求治者皆與前錢某病毋異悉以此法治之皆效可見瘧瘧之病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之時但其見症相同而用藥亦相同者斷斷然矣

善按立說頗見圓通但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凡瘧皆然非獨瘧瘧也

東鄉葉某自初秋病瘧至孟冬未愈每發於午後寒不甚寒熱不甚熱言語錯亂如見鬼神至後半夜神識遂清倦怠而卧日日如是醫治無靈雷診其脈兩手不調之至曰此鬼瘧也即用驅邪辟祟法去龍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識稍清瘧仍未解時值隣封會戲熱鬧異常病者往觀在眾人推內擁擠不出得周身大汗越過瘧期寒熱遂未發作此分明鬼瘧毋疑蓋熱鬧場中眾人堆內陽氣旺極其陰邪不能勝陽故瘧鬼不得纏身而退

南鄉鄭某之母年逾六旬病瘧數月藥石無效雷診其脈兩手皆弦其瘧連日而發每於薄暮時先微寒而后微熱神色漸漸昏悶約一時許始甦日日如是閱前方皆不出小柴胡湯清脾飲等法思其發時昏悶定屬瘧熱即以二陳湯加白蔻藿香杏仁草果潞參姜汁治之連進三劑神識遂清繼進二劑寒熱亦却

江南陶某室寡居五載腰如兩截帶下淋漓時值中秋炎蒸如夏或當風而納涼或因渴而飲冷其陰邪乘虛而陷少陰發為牝瘧脈沈小畏寒而不甚熱肌膚浮腫面色痿黃飲食減少而乏味小水淡黃而欠舒此陰虛邪陷之症用金匱腎氣去萸肉丹皮加乾姜蒼朮連服十餘劑諸恙皆安

金陵張某作客來衛形素豐肥而有盧仝之癖其體屬寒濕已見一斑忽患間日惡寒按時而至胸前痞悶口不作乾脈緩近遲苔膩而白此牝瘧也古人雖有邪氣伏藏於心於腎之論但今之見症皆屬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陳加乾姜草果白蔻砂仁

治之服五劑而諸恙皆瘥

善按趙以德汪金匱牝瘧為邪在心而為牝張石頑力辨其非謂寒邪伏於腎當作牝嘗攷說文牡畜父也牝畜母也是顯然牡屬陽牝屬陰矣夫熱為陽寒為陰金匱以瘧多寒曰牝者蓋取牝之義為陰也張說較趙說自勝但金匱祇言多寒為牝是以症為牝非以因名牝也而張氏謂邪伏於腎為牝亦未免拘於一偏矣雷氏此案卓識突過前人然僅就寒邪立言為古說所囿何也熱痰內伏陽氣不得外出肌表亦有多寒者蓋與陳媪一案真前母古人後母來者矣

四明沈某室產將而月忽熱壯熱汗多口渴欲飲有謂產後陰虛陽母所附有謂氣血大虛虛熱薰蒸概用溫補嚴禁寒涼見病者忽爾厄羸日脯發熱益信為瘵勞愈增熱補更加唇焦齒燥舌絳毋津復謂前一醫合議議用導龍入海引火歸原之法不但諸症未滅尤加氣急神昏始延雷診兩手脈皆大母倫推其由寔是因誤補益劇非病至於此險也病乃瘵瘧當用甘涼沈疑產後用涼雷曰若再籌踏陰液立涸必不可救即用美生津法加西洋參紫雪丹治之服後似有欲寐之形眾疑變為昏憤復請雷診脈象稍平唇舌略潤諸恙如舊但增手戰循衣雷曰此陰陽似有相濟之意毋何肝風又動仍守舊法佐龜板雞子黃令其濃煎溫服是夜安神熟睡熱勢大衰諸逆症皆退繼以清滋補養調理兩月方瘳

善按世俗惑於產後忌寒涼宜溫熱及大補氣血為主之說醫家誤人病家自誤若此案者我見實多徐洄溪魏柳洲皆謂產後血脫孤陽獨旺雖石膏犀角對症亦不禁用而庸手過產後不論何症一以燥熱溫補戕其陰而益其火毋不立斃誠有慨乎其言之也蓋有是症即用是藥非獨產後即產前亦然世俗動以保胎為主豈知胎不安者乃因邪氣內逼故解其邪勿使傷胎即為保護章虛谷云如傷寒陽明寔症亦當用承氣下之邪去則胎安也若但事保胎不辨其邪妄施其藥或引邪入內或錮邪不出則輕病變重母與胎俱難全矣

方

瘵毋定因自毋定方凡今之通治諸病者即可用以治瘵正不必拘瘵門一定之方也爰方搜古人法採近代分古今而錄於左

古

小柴胡湯 治寒入足少陽經瘵

柴胡 黃芩 人參 半夏 甘草 生姜 大棗

桂枝白虎湯 治溫瘵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桂枝

竹葉石膏湯 治瘧瘧
竹葉 石膏 半夏 人參 甘草 麥冬 粳米

小陷胸湯 治痰熱瘧
瓜蒌實 黃連 半夏

半夏瀉心湯 治濕熱瘧
半夏 黃芩 乾姜 甘草 人參 黃連 大棗

溫胆湯 治濕熱挾痰之瘧
竹茹 枳實 半夏 廣皮 茯苓 甘草

保和丸 治食瘧
山楂 神麩 陳皮 茯苓 半夏 萊菔子 連翹 麥芽 為丸

葱豉湯 治感涼風成瘧
葱白 香豉

龍蠅救逆湯 治汗多厥脫之瘧
龍骨 牡蠣 炙甘草 大棗 桂枝 姜 蜀漆

旋覆代赭石湯 治胃虛肝氣上逆之瘧
旋覆花 代赭石 人參 半夏 甘草 生姜 大棗

達瘧飲 治疫瘧
檳榔 厚朴 草果 知母 黃芩 芍藥 甘草

鱉甲煎丸 治瘧母
鱉甲分炙為扇鼠婦熬乾姜 黃芩 大黃 桂枝 石韋去厚朴 紫葳 阿膠各三 柴胡 蠅頭各六 芍藥 丹皮 摩蟲各五 葶藶各半 半夏 人參各一 瞿麥 桃仁各二 蜂窠四分 赤硝分二 為末取銀灶下灰一斗青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盡一半著鱉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九空心服

徐洞溪曰凡用古方必檢方中所用之藥毋一不與病者所患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則必須加減毋可加減則另擇一方
 斷不可道聽塗說聞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用悉本古方而室異大矣醫者切勿
 好高以大手筆自居也

今

辛溫解邪法 治寒瘧

桂枝 厚朴 草果 杏仁 陳皮 生薑 香薷

辛涼泄衛法 治溫暑在肺衛之瘧

淡豆豉 牛蒡子 前胡 薄荷 貝母 杏仁 蟬退 橘絡

涼泄清氣法 治溫暑在氣分之瘧

蘆根 石膏 花粉 黃芩 山枝 瓜蒌 竹葉 貝母

清營泄熱法 治溫暑在營之瘧

生地 元參 犀角 白薇 紫草

涼血散血法 治溫暑在血分之瘧

赤芍 丹皮 丹參 茅根

清解少陽法 治溫暑伏足少陽經血分之瘧

青蒿 桑葉 丹皮 花粉 鱉甲 知母

祛熱宣鬱法 治邪入心包之瘧

犀角 黃連 連翹 竹葉心 石菖蒲 遠志 木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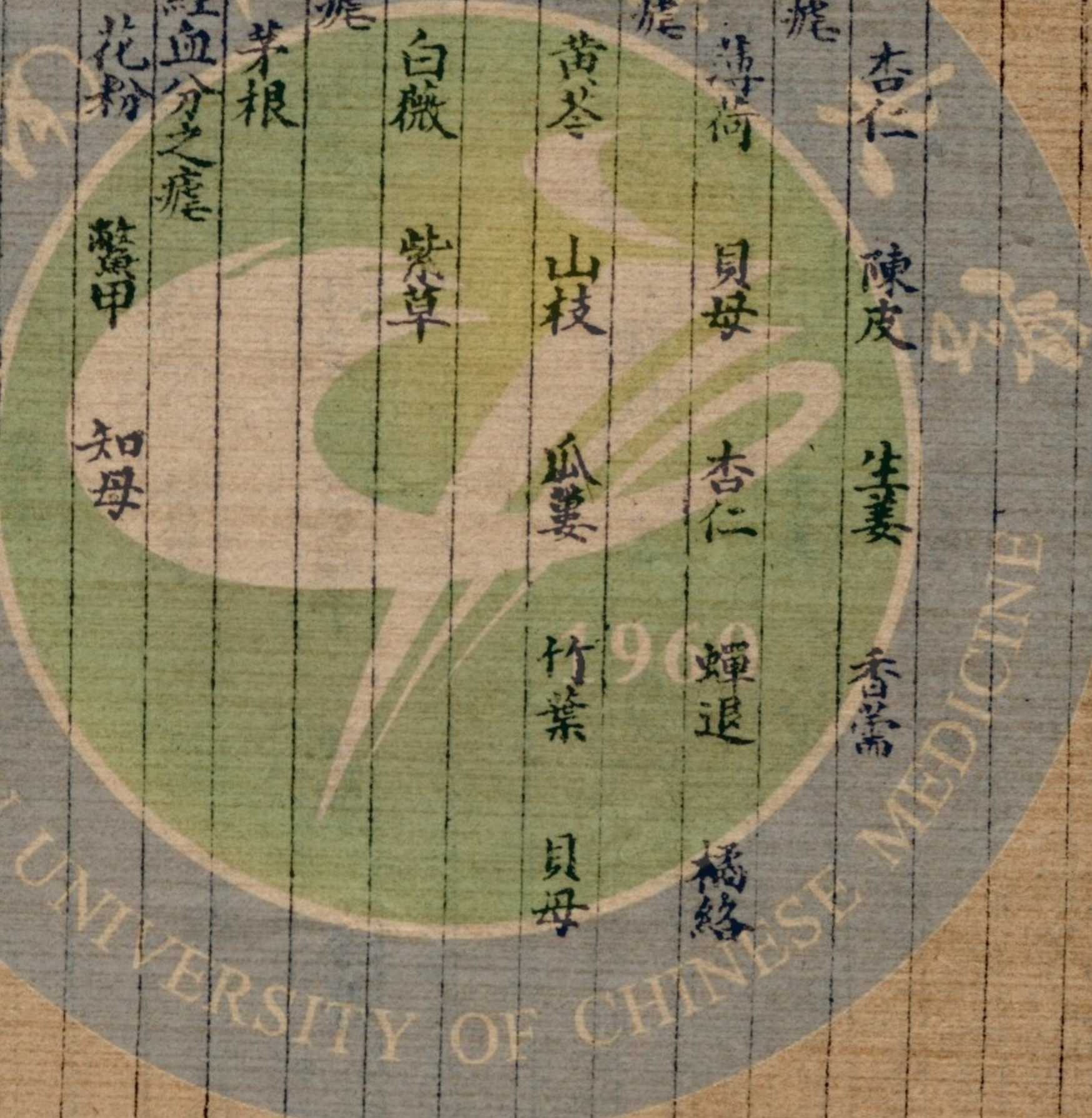
清涼透邪法 治溫瘧

蘆根 石膏 連翹 竹葉 豆豉 萊豆衣

清涼滌暑法 治暑瘧

滑石 生甘草 青蒿 扁豆 連翹 茯苓 通草 西瓜翠衣

祛濕清熱法 治濕熱瘧



滑石 通草 茯苓 甘草 連翹 廣皮 蘆根 瓜蒌

溫化濕邪法 治寒濕瘧 藿香 白蔻 六曲 厚朴 陳皮 蒼朮 草果 薏仁

化痰順氣法 治痰瘧 茯苓 半夏 陳皮 甘草 木香 厚朴

宣散導痰法 治痰熱昏迷之瘧 遠志 菖蒲 天竺黃 杏仁 瓜蒌 殭蚕 皂角炭

芳香化濁法 治瘧瘧 藿香 佩蘭 陳皮 半夏 腹皮 厚朴 鮮荷葉

驅邪辟祟法 治鬼瘧 龍骨 茯苓雄黃 紅蒼朮 木香 柏子仁 菖蒲 桃葉

清熱保津法 治瘧瘧 石膏 花粉 知母 沙參 西洋參 鮮生地 鮮石斛 麥冬 生甘草 蔗漿

息風清熱法 治溫暑入足厥陰瘧 羚羊角 元參 山枝 絲瓜絡 貝母 生地 鈎藤 杭菊 桑葉 花粉

養陰清熱法 治溫暑入足少陰瘧 元參 知母 通版 石斛 地骨皮 桑葉 銀花 花粉 生地

陰潛陽法 治瘧久邪劫肝陰內風震動 通版 鱉甲 阿膠 生地 牡蠣 天冬 麥冬 炙甘草 麻仁

升降疏補法 治瘧久傷脾胃食物不慎內有停滯者 人參 茯苓 炙甘草 廣皮 六曲 查肉 麥芽 澤瀉

通補理中法 治脾胃氣虛浮腫脹滿

人參 生於朮 草果 厚朴 茯苓 老姜 桂枝

升陽補氣法 治瘧久脾胃虛

人參 黃芪炙 於朮炒 炙甘草 陳皮 柴胡 荷葉 生姜 紅棗

營衛雙調法 治脾胃虛之勞瘧

桂枝 耆皮 當歸 白芍炒 人參 炙甘草 生姜 紅棗

和解兼攻法 治瘧兼裏積

柴胡 黃芩 半夏 甘草 元明粉 熟軍 枳殼

補虛通絡法 治瘧母

人參 白朮 黃耆 川芎 白芍 桃仁 青皮 牡蠣 歸鬚 延胡 鱉甲 厚朴

陳皮

辛酸兩和法 治嘔逆蚊動之厥陰瘧

桂枝 姜汁 白芍 烏梅 半夏 草果

苦辛通降法 治瘧邪阻遏氣分

川連 黃芩 半夏 枳實 生姜 白蔻 陳皮 厚朴

清養胃陰法 治瘧久胃陰傷

沙參 石斛 麥冬 生扁豆 烏梅 木瓜 玉竹

溫運脾陽法 治瘧久脾陽傷

人參 於朮 炙甘草 茯苓 草果 砂仁

泄肝安胃法 治病瘧肝胃不和

川連 白芍 牡蠣 烏梅 人參 半夏 茯苓 陳皮

辛甘溫陽法 治瘧久或瘧後脾胃陽虛

人參 鹿茸 附子 潯桂 當歸 炙甘草 枸杞 茯苓

善按以上諸法皆從葉香巖王孟英諸書採入平正通達安貼易施但近時謬法雜出亦不可不知如醫臨臈集一書所製
瘧疾等方是已夫瘧之寒熱必邪氣與衛氣會方作喻西江云衛氣者出入病邪之喉舌內經謂衛氣肥湊理司開闔衛與
邪氣會衛氣被邪氣阻遏不能外固湊理故身寒邪氣盛極而衰衛氣較盛始時病邪達出故身熱久而汗解乃臈義謂內
經明明說暑熱之氣先入於內後受風寒包裏熱邪是熱邪在裏寒邪在外及其與衛氣同發先發在外之寒邪故先寒後
發在內之熱邪故後熱果爾則經中先寒后熱之寒瘧是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也何不云先熱而後寒乎先熱後寒之溫瘧
是先傷於風後傷於寒也何不云先寒而後熱乎經又謂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乃大昌又云瘧之未發因而調之真
氣得安邪氣乃亡是瘧已發時切不可與藥以傷正氣而助邪氣乃臈義製辟邪散於初發寒邪時服之製清暑散於初發
熱邪時服之顯犯內經氣逆之戒臈義開口以內經立言自高位置乃寥寥數行即與經旨前後相左真令人不可解矣
至云日作邪在衛亦有在營間三日邪在府要皆拾前人注經之唾餘並非由已悟出況古說亦不可固執日作有在衛亦
有在營者如暑伏營分而發瘧之類是也即間日三日在衛在營在府亦毋一定細釋葉香巖瘧案自可了然總之日作
而見在衛症即當治衛見在營症即當治營至間日三日均宜辨症明晰豈可膠成說認板法耶蓋古聖論病不過略舉一
端示人榜樣並非欲以此印定後人耳目昔汪石山云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違變須後人推廣之可謂善讀古
人之書矣若拘守間日三日為在營在府不問其症徑用和營變解及反症等方不但誅伐太過且多引邪深入其害有
不可深言者醫家切勿以此著書者久負盛名而信之不疑也

